

廣慧利和禪師

明仙道信禪師

鳳皇文喜禪師

佛日道榮禪師

萬壽洪德禪師

精嚴同定禪師

寶雲有馨禪師

東禪智華禪師

東禪智賢禪師

極樂興嗣禪師

普先處忠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解空清瑞禪師

五磊智環禪師

顯聖宗利禪師

孫覺莘老居士

已上十八人無錄

靈隱知禪師法嗣二人

靈隱正童禪師

見錄

雪峰守超禪師

無錄

C40

4514

245

續傳燈錄 十二之十五

合

承天簡禪師法嗣二人

智者利元禪師

瑞安僧印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九峰鑑韶禪師法嗣一人

大梅法英禪師

見錄

稱心侗禪師法嗣一人

慧日堯禪師

見錄

報本蘭禪師法嗣二人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

已上二人見錄

稱心明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光寂禪師

見錄

承天宗禪師法嗣九人

崇福了禪師

承天守明禪師

鳳皇有從禪師

大龍德全禪師

海印法安禪師

已上五人見錄

崑山曇玉禪師

因勝師俊禪師

法雨重俊禪師

護國從利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長蘆福禪師法嗣六人

廣慧和禪師

見錄

保寧真戒禪師

長蘆法海禪師

壽寧楚韶禪師

資福文雅禪師

三祖慧雲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C40-454/

B 64853

天衣和禪師法嗣二人

菩提志專禪師

見錄

菩提光用禪師

無錄

雲居齊禪師法嗣五十六人

雲居契瓌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廣慧智全禪師

保福居煦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清溪清禪師

萬杉廣智禪師

金鷲虛白禪師

翠峰洪禪師

上藍普禪師

已上十人見錄

龍華悟乘禪師

報恩行思禪師

漳江昭遠禪師

興國洪禪師

楊岐居蘊禪師

九峰子玄禪師

驚湖令新禪師

雲龍子才禪師

三祖岳禪師

雪竇遇新禪師

報本義圓禪師

建山智杲禪師

楊岐德海禪師

上方子澄禪師

化城會平禪師

清化智聰禪師

象田德圓禪師

育王居素禪師

圓通利柔禪師

羅漢懷端禪師

化城自顏禪師

薦福臻禪師

清化子昌禪師

龍華有忠禪師

顯聖居耀禪師

雲居慧震禪師

興化善能禪師

北禪覺寧禪師

慧日達禪師

甘露真禪師

東禪清顯禪師

岳楚永柔和尚

彬州文靖和尚

明州智遠和尚

越州承雅和尚

南岳彥詮和尚

西蜀義詮和尚

安德玄邃和尚

玄寂義勳和尚

饒州仁鑑和尚

撫州保麟和尚

南山省堂主

正慶惠洪和尚

鹿門慧昭山主

蘇州慶思和尚

已上四十
五人無錄

功臣軻禪師法嗣四人

堯峰顥暹禪師

聖壽志昇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

已上三
人見錄

寶華懷古禪師

無錄

棲賢澄湜禪師法嗣十一人

興教惟一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福嚴省賢禪師

仰山智齊禪師

已上五
人見錄

棲賢智通禪師

石佛宗禪師

東禪覺禪師

雪竇惟則禪師

西余榮禪師

南岳福嚴和尚已上六人無錄

羅漢林禪師法嗣十五人

長蘆贊禪師 支提昭愛禪師

靈峰道誠禪師 仰山擇和禪師

崇勝道珍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慧力紹珍禪師 太寧慶琬禪師已上人見錄

何山曉禪師 興國慧禪師

萬杉懿宣禪師 淳江昭達禪師

羅漢齊因禪師 崇勝楚齊禪師

報恩傳進禪師已上人無錄

鳳棲卿禪師法嗣一人

鳳棲通禪師無錄

萬杉爽禪師法嗣一人

法華德嵩禪師無錄

永安楚禪師法嗣一人

疎山重秀禪師無錄

雪峰敦禪師法嗣一人

雪峰善譽禪師無錄

景清素禪師法嗣四人

何山日儉禪師 承天訾岑禪師

承天自能禪師

翠峰子淵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乾明同禪師法嗣四人

雙池智常禪師

含珠洞禪師

普寧常瑩禪師

南臺善圓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十一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大鑑下第十二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

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
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
禪結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
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
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
覷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
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
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
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
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

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
用箇甚麼良久曰楞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
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
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
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
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
奈何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師
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
文殊笑普賢瞋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

晴定動未免紙裹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竿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

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舡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觸髅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攝取良久召大衆曰劒去久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僧問六月休歇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爛嚼清風飽食明月云學人有分也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鶯啼綠柳鵲噪花枝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州開元瑩禪師上堂曰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那箇是鏡

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撚始應知又曰條條忽忽東涌西沒無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拶破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鵬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大瀉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舡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崙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

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卽十方利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叅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顛顛舉來看

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僧問如何是崇福境師曰磬敲寒月夜香炷白雲朝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僧俗是俗云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毘盧頂上金冠子云重重蒙指示千古爲流芳師曰笑殺旁觀者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曾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湖州人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岳峰高尾闕水

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首行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卽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櫓杓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猊山西叫明月久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像師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師曰覲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

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鑲玄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溫州彌陀正彥菴主一日禮拜雪竇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曰有無且致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葫蘆倒纏藤主曰道什麼良擬對主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主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人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溫州瑞安僧印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頭大

耳小云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棒下識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師於熙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跌坐而逝茶毗歛骨獲舍利五色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祖鏡法英禪師姓張氏本州鄞縣人初住襄陽白馬開堂問答罷乃曰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

言無窮豈有窮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不爲多言一默毗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惡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半途這箇事須遇明眼證據貧道今日功不浪施將此舉揚上祝皇風情與無情得無生忍次居大梅判宗留後仲爰一見道辨奏賜師名上堂曰祖師不會禪諸佛不會道學道與學禪諸方開浩浩或以玉爲塵或以石爲寶叅得一肚皮特地生煩惱不煩惱解會何如入荒草寄語叅禪學道人頭邊白髮年年新何如來與大梅老相共開田博飯弊一生

叅學事畢珍重又曰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
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
曰歲朝把筆萬事大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
提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
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又曰春山笋蕨正
蒙茸好把黃梁徹曉春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
鉢盂中叅

稱心侬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
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

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
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
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上
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
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
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金殿白銀床咄上堂
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起乾坤如何箇箇踏不
著祇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

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醎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爲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承天宗禪師法嗣

饒州崇福了禪師上堂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青蓮不惜親分付罕遇知音會破顏云一句無私羣心有賴師曰箇中端的肯沙界共流通云若不臨滄海焉知波浪寬師曰一滴曹溪水時人被陸沉乃

撰述
新刊金卷十一
一
曰遲日和風柳皺桃綻當萬物發生之際是般若流
運之時草木芬芳園林秀媚且道無影樹子抽條也
未遂拈拄杖云看看築著梵王鼻孔拶破帝釋眼睛
盡大地全是山僧諸人無分若也薦得盡大地全是
諸人山僧無分如或未然打鼓普請看又曰雲擁奇
峰水盈巨壑橫扁舟于古岸釣皓月于波心紅尾錦
鱗儂家末事驪珠荆璞未足爲珍直饒撮土爲金何
似轉凡成聖大衆賢愚凡聖古今條例且道作麼生
轉良久曰瑠璃盞子人皆有無著當時祇爲籠下座
杭州承天守明禪師上堂曰劍輪飛處好定綱宗石

火電光眼中著屑所以曹溪拈拂已涉痕瑕雪嶺輓
毬急須著眼若是行脚上士本分禪流縱教喝散白
雲衝開碧落如斯受用又屬建化門中若也正令提
綱任是三頭六臂底出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叅

湖州鳳皇山護國仁王有從禪師僧問曇花已現人
天仰願開金口副羣機師曰白雲垂碧落無處不爲
霖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裂轉鼻孔云不因伸請
問爭辨我師機師曰用不著問箭鋒相拄笑殺衲僧
啐啄同時千山萬水不涉程途請師速退師曰一二
三四五云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墮崖落壑云

作家宗師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宗乘一舉海辨難詮祖令當行要津無路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據此誠實還可舉揚也無旣昇此座不可徒然方便門中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十二時中如何趣向若向這裏薦得行住坐卧任運施爲見聞覺知隨緣應用塵塵彌勒刹刹善財山河大地自己家風妙明真心非增非減若能如是方稱六丈夫久立

鼎州大龍山德全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聲前拍不散云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句後覓無蹤

蘇州崑山慧嚴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什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枝空師曰放汝三十棒

長蘆福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廣慧和禪師上堂曰達磨祖師無端將一杓惡水潑在天下老宿頭上直得天下老和尚說禪說道南北紛紜續燄傳芳亘今亘古山僧今日親遭一杓擺脫無門揚千古之玄風振一時之軌範良久曰看看山僧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還覺

也無如或不知更看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消息若何爲殷勤爲報未歸客月滿秋天霜冷時叅又曰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且圍爐困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寶家內不曾尋挂棒緣門討任使討過半辛苦生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却門前草復曰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麼生去歸堂喫茶又曰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普三時打鐘二時打鼓處處分明頭頭薦取復拈拄杖曰諸禪德還會麼三世諸佛盡在裏許拍禪床一下
天衣和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菩提志專禪師僧問遠離嘉禾勝境已屆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嘉禾不遠云恁麼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衲僧僧便喝師曰棒上不成龍乃曰說卽天地懸殊不說卽眼睫裏藏身眉毛上踣跳說與不說拈放一邊舉拄杖云且道這箇是什麼良久曰晝月冷光現卓地計初成卓一下下座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瓊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

曰讚歎不及曰莫祗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婺州劉氏子僧問古鑑未
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
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
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弊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雪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
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
物問著頭恍忽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
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
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

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
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
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
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杭州衛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
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
衆鈍置闍梨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
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
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温州周氏子僧問古人面

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眾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州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你是行脚僧

廬州萬杉廣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家祇如此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大眾總聞問寂默爲宗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

曰迂迴多少問如何是最先一句師曰此問在後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曰你還薦得麼僧云學人不會師曰多少分明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世尊三昧師曰何處得這消息問瑞雪滿庭從何而降師曰莫泄真機問如何是無價寶師曰甚處得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盡言隻履西歸去問古人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何不禮拜歸堂問如何是文殊門師曰千聖皆從此入僧云入後如何師曰想你不識僧禮拜師曰灼然師乃曰世尊良久迦葉起來白槌馬師纔陞坐百丈出來捲席可謂摩竭陀令已行

不可更教山僧重下注脚然雖如是久叅高士莫訝
周遮後學上坐也須著些精彩更若繁詞恐不及珍
重

明州金鵝虛白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鳥
道羊腸問如何是一體師曰駝驢猪狗僧云恁麼則
四生六道去也師曰啞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曰祇聞
鶯鳥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堪
嗟立雪僧

洪州上藍普禪師相國夏竦問百骸俱潰散那箇是

長老主人師曰前月二十日離蘄陽口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
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
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
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
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
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
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
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

天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

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旣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

人抱水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卽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殷勤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

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盡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與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毫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矜竈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何是
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檢問無上法王
有大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
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
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
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
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南岳福嚴省賢禪師僧問如何是福嚴境師曰晝也
晝不及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子細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因汝問我也不說僧云恁

麼則寶覺分枝去也師曰莫亂道

袁州仰山智齊禪師初叅誕禪師誕問汝是甚麼人
對曰安州人誕云汝爲甚麼却不安對曰今日轉見
病源誕云且道強惺惺師遂禮拜有頌曰有口不能
言無舌能解語惺惺猶是夢何處有佛祖

羅漢祖印行林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贊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卽不問如何是喝
散白雲底意氣師曰弊棒僧云爭奈人天大衆何師
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老僧奉聖旨
開堂僧云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知

恩方解報問一棒打破虚空時如何師曰費力僧云
恁麼則百雜碎師曰祇爲終日區區師乃曰起動大
衆若於佛法中也無可得伸剖諸人盡是久叅先德
達佛知見不可更教這裏談禪說道實爲舉足動步
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經行無非佛事良久曰叅
福州支提昭慶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兒不識
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臂長衫袖短僧云忽遇
客來如何師曰離中虛坎中滿

福州靈峰道誠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
法嗣何人師曰那箇古人恁麼道僧云祇如道吾有

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生師曰不妨具眼僧云
千聖不傳方是的一言合道未爲真師曰早是不合
也

袁州仰山擇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君子不廢游問如來藏中以何爲佛事師曰香風吹
萎花僧云皆因今日也師曰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
佛師曰真書梵字示衆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
無生眼中金屑古佛家風青天明月

袁州崇勝道珍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向什麼
處覓僧云莫祇這是師曰勿交涉

撰述

續傳燈錄卷十一

綿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六耳不同謀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洪州大寧院慶聰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

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箇中意鶉鳩生鷄鷹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字八千七百九十
該銀三兩五錢九分五厘 裏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撰述

永仁金卷一

三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目錄

大鑑下第十三世

法雲秀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法雲惟白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僊巖景純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慈濟聰禪師

白兆珪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廣慧寶琳禪師

霍丘歸才禪師

安國自方禪師

香積用旻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乾明廣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

甘露德顓禪師

蔣山良策禪師

吉祥訥禪師

廣慧冲雲禪師

承天月禪師

安福子勝禪師

正覺道清禪師

澄慧義端禪師

北天王益禪師

棲賢智柔菴主

天禧慧嚴永禪師

已上二十人見錄

明水法遜禪師

德山妙湛禪師

大愚如照禪師

石霜居晦禪師

興化當禪師

興化淨甄禪師

欽山繼明禪師

三角清禪師

時雍清禪師

大别道常禪師

巴焦宗諒禪師

安豐法信禪師

雲峰又月禪師

永慶惟簡禪師

覺林遂禪師

寶池慧月禪師

天王義安禪師

崇德仙禪師

興教濟禪師

薦福永堅禪師

羅浮齊德禪師

護國淳禪師

普照有朋禪師

靈鷲慧明禪師

開和法顓禪師

天峰佛印禪師

元豐宗燈禪師

神光道芳禪師

禪慧法欽禪師

兜率景常禪師

穎叔蔣之奇居士

已上三十人無錄

佛日才禪師法嗣九人

夾山自齡禪師

見錄

千頃允良禪師

廣教有全禪師

寶巖靈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千頃省孜禪師

龜峰重仁禪師

善權珊禪師

龍興如遠禪師

已上八人無錄

長蘆應夫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洪濟宗願禪師

琅邪宗初禪師

龍蟠道成禪師

普滿明禪師

褒禪普禪師

寶林道輝禪師

雲巖志愿禪師

等覺法思禪師

壽春法岸禪師

定山文彥禪師

護國紹通禪師

法寶德一禪師

乾明寶慧禪師

開聖覺禪師

雪竇道榮禪師

慧日智覺禪師

已上二十人見錄

建隆智因禪師

普光獻昭禪師

寶林智臯禪師

雍熙叔則禪師

壽聖重洪禪師

普滿法海禪師

五峰普良禪師

大愚喜禪師

滁州寶林和尚

已上九人無錄

棲賢遷禪師法嗣五人

王屋燈禪師

法雨惟鎮禪師

東明慧遷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漳江寶泉禪師

彰法文素和尚

已上二人無錄

開元智譚禪師法嗣二人

開元宗祐禪師

見錄

南禪道誠禪師

無錄

善果演菴主法嗣一人

玉池冲儼禪師

見錄

天寧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香山法成禪師

大智齊璉禪師

丹霞淳禪師

淨因覺禪師

資聖南禪師

白水修已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

洞山道微禪師

韶州誦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寶峰惟照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

已上十三人見錄

龍門南禪師

招提寶禪師

大洪恭禪師

大智 禪師

靈巖應禪師

合州鑑禪師

少林江禪師

景山居禪師

慧日南禪師

朝請崔居士

齊州善應禪師

西京尼道深

提刑楊居士已上十三人無錄

大洪山報恩禪師法嗣五人

大洪山守遂禪師

見錄

大洪山智禪師

善光璉禪師

大陽旦禪師

西禪遠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歸宗通禪師法嗣五人

資福素月禪師

同安慶通禪師

子陵辨禪師

羅漢法醫禪師

開聖道彰和尚

已上三人無錄

福昌信禪師法嗣三人

法興期禪師

見錄

善慶楚昇禪師

均慶清皐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慈雲慶璫禪師法嗣二人

廣慈道傳禪師

虔州慈雲和尚

已上二人無錄

慧日堯禪師法嗣一人

大隨道開禪師

無錄

佛慧泉禪師法嗣五人

清獻趙抃居士

見錄

幽谷祐禪師

興國法雲禪師

九峰殊甫禪師

薦福忠實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靖江人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而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眾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卽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少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卽不無畢竟喚甚麼作

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
藏後住明州天童云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
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軋坤不
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
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
承伊力擊禪床下座
溫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
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寺訥禪師圓照上足
時稱訥叔僧問如何是古今

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
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
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
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
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
誰爲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
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
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爲極

則若是通心上士脫洒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眾
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是牽牛上壁大眾何故
如此食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卽
一二卽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
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
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
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卽是當人一箇自性於
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
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眞喜

愛憎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
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
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游魚忘
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
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
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
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
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
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卽且置黑白未分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
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背鐵舌未免弄巧成拙
淨名已把天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
拈匙放筴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
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
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
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
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
堂卽性之相一亘晴空卽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

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
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
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
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卽不
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潭州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妙通精
義叩園通禪師發明祖意丞相王荆公深加器重出
世廣德興教次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杉潭州道林學

者歸仰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
曰這聾漢僧無語師曰非但患聾亦乃患啞問淺聞
深悟深聞不悟雲門道了和尚作麼生師曰頭戴天
脚踏地云學人未曉師曰有口不可閑却云若然者
饑來弊飯困來眠師曰不妨會得好乃曰揚眉瞬目
未當宗乘舉古提今殘羹餽飯一棒一喝未稱衲僧
踞坐思量傍觀者醜且道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常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曰雲收嶽面日
上扶桑颯颯寒風紛紛敗葉瀟湘江內白浪滔天廣
慧門前地平如掌若也知有底衲僧穩坐太平其或

未然不免撈天摸地又上堂曰近日稍春寒寥寥宇
宙寬山河無隔礙世界掌中觀無口盧行者饒舌見
豐干一日不相見莫問舊時言拈拄杖曰會麼棒頭
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又曰今朝五月五百
草靈苗誰不覩善財採藥與文殊殺活臨機互爲主
禪家流莫莽鹵眨上眉毛好看取信手拈來知不知
甜者甜兮苦者苦

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密密意師曰
佛眼覩不見云爲什麼覩不見師曰密密意又問一
言相契時如何師曰丹霄顯露僧云不假一言時如

何師曰帶水拖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脣長三尺示衆曰若於這裏悟去迥脫根塵不拘文字便乃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毘盧頂上頓超三界物類無拘妙用也變化金毛師子向須彌山頂哮吼一聲羣魔膽裂驚拈拄杖曰休向清涼山裏垂根且在霍丘城下拈出還見麼若也以見見之爲常見無見見之爲斷見前來葛藤一時劃斷見卽不見還見麼良久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饒州安國自方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還會麼一切見成不用絲毫心力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所以道觀

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流出萬端萬象森羅一時驗取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恠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耻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

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
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
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卽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
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
廓然粉碎

襄州鳳皇山弘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
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
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咄是何物不是
衆生不是佛參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饒州人試經得度志慕宗
風參圓通禪師發悟心要衆推上首遂住合淝之延
昌次遷開先佛國禪師回奏紫方袍都尉張公奏以
心印師號僧問和尚出世將何爲人師曰山形拄杖
子僧云刀刀相似魚魯叅差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
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尚幾等接人師曰隨家豐儉
僧云向上之機雖已曉中下之根事若何師曰領取
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和尚
以何而顯道師曰山僧祇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
雲萬象森羅全體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終是翻成箇

露布久立歸堂喫茶去又曰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又曰擊鼓上來大家覲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爲什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爲君通一線又曰動靜不禪去來常定萬派同源海雲自異可謂心境一如有何不可然雖如是且道衲僧分上還得也無良久曰天台柳樛木南嶽萬歲藤又曰握須彌於掌內鑑十方於目前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所以雲門大師云三藏聖教在汝舌頭上微塵諸佛在汝脚跟下不如悟去好忽若築著磕著東

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又作麼生良久曰存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山河無礙靈光觸處明且道眼爲什麼不見眉毛祇爲住處太近未免衲僧取笑既不恁麼又作麼生鉢盂無底尋常事面無鼻孔笑殺人

舒州甘露德顓禪師僧問知師已得圓通肯未審如何指示人師曰晝見日僧云學人不曾師曰夜見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歌須搖頭哭須皺眉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獨自悽悽示衆曰旃檀林中更非他木並是根生

土長出現世間花菓枝條悉皆茂盛優鉢羅華時一
現耳直得聖凡聚首遠近同觀則不無且道承誰覆
蔭良久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上堂早朝擊鼓勞動
諸人古佛叢林事不獲已直饒德山一棒似倚天長
劒臨濟一句如旱地爆雷盡是倚勢欺人無風起浪
山僧今日過犯彌天留與諸方點檢

江寧府蔣山慧炬良策禪師福州人試經得度遊方
叅叩首見六合孜禪師稍有發明詣圓通禪師席下
頓釋凝滯出世華藏次遷鍾山僧問諸佛出世普爲
羣生和尚出世又且如何師曰拄杖未曾拈着云與

麼則人天獲利師曰好領前話云喏喏師曰這箇衲
僧猶較些子乃曰秋風索寞秋景蕭條雁過長空燕
離大厦遊方禪客卜處安居腰束輕囊手携短錫水
邊松際去住無拘雖然如是忽有人問作麼生是行
脚底事明眼人前如何祇對若是所得之者萬一無
疑後學初心亦須仔細還會麼要知江上路須問渡
頭人又曰雪將殘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
和衣打睡任他日上欄干祖師没要斷臂吾徒莫作
等閑光陰荏苒人事多端這邊綠水那邊青山難難
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鬢毛斑山僧與麼說話

撰述

新修藏經卷十二

九

拖泥帶水然雖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訥禪師僧問昔日鳳凰臺畔已
得圓通之機今朝坐斷要津願唱西來之曲師曰日
出知用處不須生善巧云今日學人得聞於未聞也
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云可謂清音通碧漢古曲
盡咸聞師曰逢人但恁麼流通乃曰諸佛不出世亦
無有涅槃祖師不西來亦無所傳授若一向恁麼去
釋迦老子飲氣吞聲放一線道過這邊來便見有佛
有祖有師有承山僧到這裏進前不得退後無門不
免露箇消息也要大家知委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霹

靈一聲驚宇宙幾人猶在夢魂中師到隱靜上堂曰
五峰影裏雙澗聲中草木青蔥煙雲澹佇風光溢目
觸處可觀然雖如是祇如撞着道傍一句作麼生道
還知落處麼良久曰玲瓏八面自迴合峭峻一方誰
敢窺復曰嘯月吟風水石間忘機贏得此心閑無端
打破空狼籍羞對白雲歸舊山

廬州廣慧冲雲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古栢
含煙翠喬松帶雪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瓶淨
水一籠燭童子念經僧坐禪乃曰法界性海非三界
可觀解脫法門絕一塵可視蓋由性靈不等根器差

殊故諸佛出興隨緣設教或茶坊酒肆徇器投機或
柳巷花街優游自在種種施爲盡入薩婆若海慙麼
說話恥他先聖不見古人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百
尺竿頭如何進步良久曰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
物獻尊堂珍重

廬州承天資福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廬州境師曰千
里風威肅重城角韻清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歌廉
雖起袴襦詠借寇難留柱石材乃曰信知此事西竺
首傳迦葉域中祖令剛行東土後付盧公教外真風
不墜分燈列派徇器投機自古及今聖賢間出豈可

以小根小智而能紹續祖宗發顯真猷稱揚斯事然
雖如是事無一向豈不見先德道最初說法者不知
有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有最初句最初句卽且
置作麼生是末後句還有道得麼良久曰珍重

南京寧陵安福子勝禪師僧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
不立一塵時如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
便歸衆師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隨後便打乃曰問
處風馳電卷答處海納衆流何也且大道虛曠孰以
言宣法無去來本非出沒自今及古何曾有異靈光
不昧體露真常心本空寂境自不生境旣不生性本

常住可謂一切諸法皆悉圓成是故先覺有言法本
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諸仁
者他無怎麼告報諸人何不直下承當若也承當得
去能於般若光中遊華藏世界縱橫自在妙用無邊
擬議思量翻成露布毫釐情念事相不忘往復輪迴
何有休息殊不知凡之與聖皆是虛名異相劣形本
來幻色若能自信曠劫塵勞冰消瓦解如是則十方
世界一口吞盡何處更有一絲毫爲隔爲礙雖然如
是敢問諸人祇如達磨西來九年冷坐箇什麼良久
曰不要疑着又上堂曰萬木蕭疎羣峰錯落巖松古

栢四季長青林下相逢更說什麼若也揚眉瞬目又
是鬼弄精魂更或拈拂敲床大似隔靴抓痒築著磕
著頭脹面赤到這裏如何得恰好良久曰借君一片
閑田地獨對高峰爲舉揚叅

金陵正覺道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陳
倉米飯淡黃齏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庫宇半成方
丈基足

廬州澄慧義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坭捏金裝
云如何是法師曰海口難宣云如何是僧師曰剃頭
洗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不妨惺惺乃曰春山

青春水碧隨波逐浪成虛擲若能返究本來源萬派
分流聲歷歷問你諸人識不識忽若識免効當年空
面壁

廬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上堂曰靈源澄寂動靜一
如萬法本空隨緣而照方圓任器應用無私亘古亘
今了然自在所以在天旋之不動在江注之不流寂
而不凝動而不亂運用千般隱無滯礙然雖如是爭
奈祖宗門下總用不着敢問諸人且道衲僧有什麼
奇特處乃拈拄杖橫按膝上曰會麼七星光燦爛舉
動耀乾坤卓一下又曰宗門祖令徒自緘言坐斷妙

峯一口吞盡黃河倒瀉崑崙鍊牛橫行宇宙到這裏
却須有出身一路良久曰玉馬嘶時金斗轉金雞啼
處日光生叅

廬山棲賢智柔菴主叅圓通有省乃獻投機頌曰二
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
曾移著

金陵天禧慧嚴宗永禪師僧問九年面壁圖箇什麼
師曰天蓋地載云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曆
日問正當恁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曰你鼻孔裏云
恁麼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

杭州佛日山智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姓周氏宜興人受業於本州福聖寺十八具戒游叢林造佛日才禪師法席悟明心要給侍左右多歷年紀才遷化復歷諸方與石霜琳同行因至黃龍南禪師會中琳不曉黃龍宗旨投誠入室師怒毆之絕交而去至大瀉真如詰禪師會下爲首座遂開法興化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拂拂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叅

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床立叅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納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茅鎌子曲彎彎叅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真定府洪濟宗願禪師姓孫氏洺州人少習儒業超卓出羣元豐清滿禪師見之勉令奉佛遂投園通禪師出家落髮受具叅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一日足方躡堦忽然省悟述投機頌曰舉足上輓堦

分明這箇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
陳其所悟廣照可之待制楊公畏請師出世說法僧
問台星臨寶座祖意願宣揚師曰萬里不挂片雲僧
云恩深轉無語師曰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
人間僧云千古淳風特地清師曰真師子兒善師子
乳問四衆臨筵請師說法師曰須彌山大海水僧云
我聞一唱三疑息青蓮啟目視頭陀師曰畢鉢巖中
如何話會僧云杲日當空清風滿座師曰祇道得一
半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
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

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
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
道向什麼路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叅又曰鎮州
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
多口衲僧敲磬不破先住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
今劈析將來普通供養良久曰莫嫌冷淡無滋味聊
表禪家一片心又曰金風澹蕩物景蕭條葉落庭臯
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
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
常大似斬頭覓活又曰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

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輒打著連底凍

滁州琅邪山宗初禪師僧問朝宰請師陞寶座如何方便示西來師曰多少分明云恁麼則法雨高霑了堂師曰貧無達士將金濟病有閑人說藥方云雲散始知江月白坐間方見老盧機師曰別處人事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煙染出碧瑠璃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擡頭山萬朶伴手一枝筇乃曰若據祖師門下舉目則千山萬水低頭乃十萬八千更若展露言鋒尋言究妙譬若敲冰求火緣

木取魚徒費精神達之達矣如斯語話猶涉化門且問諸人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無私應之萬里

滁州龍蟠山道成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蟠境師曰雲散千山翠煙深隔雨鐘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柳桺一條衲衣三件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瞌睡漢問聞師已得黃梅旨一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一朶秀風動一江寒云瘦竹有高節閑雲無定蹤師曰一曲楚歌悲殺人問陽春已發覺木初榮寶座旣登請師說法師曰岸柳迎風舞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向

日開乃曰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靈知自性歷劫常如
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身百億曲徇羣生灑甘露沃
蕉芽布慈雲談實相咸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辦
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曰秋水一泓長
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歙州普滿明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師今出
世爲什麼却陞此座師曰一片紅雲起千山地布金
僧拈起坐具云且道這箇是什麼師曰不用皂絲麻
線問覲面相逢卽不問腦後神光略借看師曰不借
云爲什麼不借師曰賊是小人問遠涉江山卽不問

西來祖意事如何師曰憊懣西歸辭震旦至今猶自
笑兒孫云恁麼則諸聖入鄽殊無利濟師曰面壁九
年空費力得皮得髓太無端乃曰吾祖家風豈涉途
失宗隨照用心麓一言爲報知音者近日南能不姓
盧上堂顧視大衆曰牙爪一把骨耳朶兩片皮從始
至于今禪人猶未知諸仁者祇恁麼會得便是出塵
羅漢英靈丈夫若也未然江南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
了一狐疑又上堂顧視大衆曰一佛手二驢脚生緣
各各自斟酌日出東方夜落西顛頭太厚瓦子薄錯
錯前三三與後三三莫道文殊對無著

和州褒禪禪師僧問幸遇今朝登祖位師將何法
示迷情師曰獨耀無私對揚有準云曇華纔綻徧界
馨香師曰你分上作麼生云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
華山千萬重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牡丹須是三春拆云學人未曉師曰黃菊還他九
日開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洪
機纔剖大施門開輝慧日於鋒前啟驪珠於句後全
開寶藏特決羣疑徑截千途心隨萬化現自在力闡
大威光使一燈分照於十方片月流光於萬水爲凡
聖之根本作迷悟之源由演唱一音頓除疑網包含

萬有密付羣機心眼既開圓明自顯智窮幽鑑應用
千差舒卷現前無非妙用諸仁者向這裏薦得吼師
子之音奮象王之勢祛差別之異見了縛脫之殊途
爲苦海之津梁掌法王之寶印權衡在神明鏡當臺
可以摧邪輔正可以去僞存真現一道而清虛闢羣
邪而體妙圓光匪外顯出一靈豁開萬化之源直示
真空之理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皎然天地無私照
一道光明處處通珍重

滁州寶林輝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大
梅道底云爲什麼燈燈相續師曰遞相鈍置問水出

高原如何解會師曰古今流不竭云學人未曉師曰
界破青山云海底紅塵生山頭白浪起師曰淹殺你
問淺聞深悟尋常事達磨迷逢意若何師曰頭戴天
脚蹋地云忽遇三家村裏人如何祇對師曰憂則共
感樂則同歡云若不上來焉知如是師曰不得草草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湯瓶云見後如何曰
水罐云學人未會師曰世情看冷暖人事逐高低問
和尚未見長蘆時如何師曰雲生古嶠云見後如何
師曰水出高原云見與未見相去多少師曰水流終
到海雲起必爲霖問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時如何

師曰劈腹剜心云和尚何得如此師曰心不負人乃
曰步步登高衲僧意氣心心放下達士忘懷意氣不
居祖佛之位忘懷常遊悲智之門有念盡成功無知
方大利良久曰瑞草生嘉運林梅放早春叅又曰智
水瑩精明珠獨耀萬象煥然十方朗照眼見無影樹
子耳聽沒絃琴調若是本分衲僧不覺低頭冷笑且
道笑箇什麼無孔鐵槌

真州靈巖志願禪師僧問山間林下頗稱道家風
淥水亭邊還他了事衲子此猶是無風起浪不涉波
瀾請師答話師曰雲橫遠岫雨滴懸崖云數聲清磬

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師曰石人拊掌木女呵呵
云高臥虛堂無一事任他今日與明朝師曰四海晏
清王道泰何須更用苦切切問六六三十六春風動
修竹新斲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不落宮商角徵
羽云一聲鳴歷歷十指起清風師曰不是中郎鑒還
同野舍薪云恁麼則不聞聞底事大衆皆聞師曰知
音者少乃曰看看雲山疊疊同萬卉以青蒼煙渚依
依共孤舟而閒寂樓臺聳峻殿塔交光法法無私古
今實貫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恁麼良久曰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又曰山家活計無多事直下分明不用猜

敷坐豈容知與見任他鳥免去還來諸人還委恁麼
若委悉得去心猿罷跳性海無波白雲青嶂任運蕭
然紫陌紅塵隨緣豁暢其或未曉根源切忌尋玄討
妙直饒討得個儻分明敢保斯人未徹良久曰任教
滄海變應不對君通又曰霧卷雲收日上月落林間
幽鳥語呢喃嶺上樵夫歌間錯東南西北本來人喝
一喝云莫向外邊生卜度

潭州等覺法思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爲羣生安撫
請師當爲何事師曰月映千江白雲開萬谷明云恁
麼則一句無私師曰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燈籠挂露柱云學人未會師曰
佛殿對三門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大海若知足
百川應倒流師良久曰若也於斯薦得上無攀仰下
絕已躬靈光現前耀騰今古遇知音而隨緣佛事在
山野而別構清規亦可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
是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顧大眾曰切忌當頭
壽州壽春廣慧法岸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
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香煙靄靄瑞氣飄飄云恁麼則
達磨舊時花葉而今信手拈來師曰寒山拊掌拾得
呵呵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乞兒見見小利乃曰

若論法體本絕言詮應用無虧威光烜赫英靈上士
相共證明後學初機徒勞佇思雖然如是事無一向
山僧今日不惜睂毛與諸人說破良久曰人從陳州
來不得許州信

真州定山真如文彥禪師上堂曰堤邊柳綠默演真
空嶺上猿吟明談法要若向這裏薦得頭頭圓覺步
步道場其或未然且待別時分明說破珍重
荆南府護國紹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一瓶一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則是
師曰拄杖子云若不上來爭知如是師便打僧云錯

師曰猶自口喃喃

南京法寶德一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諦聽諦聽僧云一回聞得一回新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云諦聽諦聽師曰也是殘羹餽飯問如何是睢陽境師曰車馬門前有塵埃堂上無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時延三島客長接五湖僧珍重

池州乾明禪院寶慧禪師上堂拈起袈裟角示衆曰此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日更不覆藏普示諸人還會麼良久曰若也未然且待別時重新說破和州開聖覺禪師久叅長蘆有所得徧遊丛林至五

祖演禪師會下演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深喜之以語悟首座悟云恐未實更須搜看演後復問師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云不是不是師曰昨日是今日因甚不是演云昨日是今日不是師始大悟後出世開聖開堂法嗣夫禪師於燒香之際忽如有物搗其胷因成瘡未幾而化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杭州南山法雨惟鎮禪師僧問如何是法雨境師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芳

草和花種脩篁帶雨移遂顧視大衆曰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岸上綠柳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一喝下座

潭州東明慧遷禪師初住南源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煙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乃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衆且道識箇什麼良久曰露柱是本頭作稱

開元智譚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扁舟衝雪浪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葦渡金陵乃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門中風行草偃於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量千山萬水

善果懷演菴主法嗣

潭州玉池光敎寺冲儼禪師僧問以心傳心無說可說卽不問如何是可說師曰石筍逢時長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葵花向日開問如何是祖師的意師曰泥牛不喫欄邊草僧云和尚何處安身立命師曰直向孤峰頂上眠

天寧道楷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法成禪師示衆曰知有佛祖向上人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太閭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偃陀睡多饒寐語又曰只這箇負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己分明頭上安頭更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清絕點猶有流注真常縱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喝一喝曰是甚熱盥鳴聲豈不見道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

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舉起拂子曰拂子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擊繩牀曰分付德山臨濟又曰靈機獨耀智鑑洞然瞬目揚眉已彰痕跡拈槌豎拂豈免階梯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收都無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那邊未免這邊礙着所以道衲僧家說箇解粘去縛拔櫛抽釘已是犯鋒傷手更言體之與用正之與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賽過李白杜甫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展他書卷師問僧甚處人云西川師曰

幾時離鄉云前年二月師曰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云通身是口難爲祇對師曰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師打一拂曰枉踏草鞋初師與照闡提同嗣芙蓉而不相識因有鵬上人者舉照讚芙蓉像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枯木清臾你是何人師曰今日方知他親見先師鵬遂請益師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話云我三十年只作境話會鵬遂有省師後被詔住東京淨因寺

成都大智齊璉禪師潼川中江人姓牟氏少有蟬蛻

塵濁之志年十三落髮從護聖受具踰歲遊成都依法華百法講席又通唯識至此則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警若有省其師已不能屈居頃之慨然太息曰吾棄家爲大事茲紙上語爾譬如晝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南遊訪清猷斷臂道者斷臂深器之復謁五祖演真如詰百丈肅晦堂心日夕叅扣然未有省發在晦堂日有自大陽來者舉芙蓉示衆語師心悅服遂往從之初見如舊相識一日凌晨聞板聲豁然大悟急以告芙蓉芙蓉可之命掌經藏分座說法囊錫顚脫叢林歸重名聲籍然未

幾歸省親聞芙蓉臨淨因復往依止遂首衆座下淨因旣在輦轂下而芙蓉以龍象居焉問法者萬指而師戶外之屨亦如之芙蓉每語人曰璉首坐牛行虎視機鋒橫出異日弘吾道決矣時天下大興崇寧寺精擇傳法者永興經略使王公序都轉運使薛公紹彭以師爲宜禮致之師乃諾其請居五年名聲普聞遠邇傾慕遷襄陽普寧政和初西歸故里築菴妙峰將老焉旣而天彭請蒞能仁又改大隨廣漢之無爲成都之超悟最後居大智師在大隨日其徒有妄訴于州者師怡然就逮有司考竟其事將加捶楚卽時

天大晦暝羣鳥飛噪集杖端有自投於地者州將駭異遂得釋脫焉超悟在大慈寺之廡列肆如賈區常闔戶堅坐動遵戒律人皆敬之然道價素重緇素求識面者項背相望時臘益高矣頗厭苦遂棄去衆力挽之度不可留則謂大智居西郊林樾岑蔚可以佚老乃列言于府時制置使席公每加賓禮師欣然聽之凡歷八載禪侶影從遂成寶社然自是應接簡矣俄示疾有問者輒稱吾無苦忽語上事僧爲我置一藍輿吾將有所適遲明起趺坐涉筆書偈泊然而寂時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甲子也後六日火浴得

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閱世七十三坐六十夏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肇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驚鷺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知通身泥水仔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

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
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
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
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
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
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
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花謝了
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

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
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
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
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
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
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
鳥道遁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鳳翔翔玉樹花開
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
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

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
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冷大千
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
街慵聽靜鞭聲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
木慘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石女不
粧眉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
箇箇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只如聞
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

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
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
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
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
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
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
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
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
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

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
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
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
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
彈指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
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舍利塔于學射山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曰暖風和柳眼青水消魚躍
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
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瘧子喫苦瓜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
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没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
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
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
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耳夜塘水
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曰如何
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
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
師曰玄眸疑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
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

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旣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到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洪州寶峰闍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卽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卧泰詰之師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遊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鼇山也邪北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畔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

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
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
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
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
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
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叅上堂伯夷監柳下惠不恭
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
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
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
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

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
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舍生受底規模大
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
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
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
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
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
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
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
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仔細看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利如珠非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辯

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太傳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叅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叅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眾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

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鶻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脚教也師曰奇恠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劒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劒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

宗掃地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廬山歸宗通禪師法嗣

襄州資福廣照素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著中間去却兩頭僧云如何是和尚的爲人處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問如何是佛師曰頂後無圓相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和風發嫩萼問如何是真常道師曰著衣喫飯僧云學人不曾師曰真常道僧云莫謾學人師曰想君不見朝官體祇識皮鞋不識靴

廬山同安慶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燕子不離舊窠問世尊未成佛時如何師曰佛
僧云成佛後如何師曰佛僧云畢竟如何師曰佛
江陵福昌知信禪師法嗣

安州法興期禪師僧問學人無問請師不答師曰鯨
意吞舟騰巨浪人無消息過滄溟僧云恁麼則落二
落三師曰饒君解致千般問空自言多道轉賒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
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

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
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
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
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
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
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
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
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
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
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祗是柯村

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昔
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
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水
壺徹底清春風澱水路孤月照雲明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十二 字一萬四千四百十二
該銀六兩四錢八分五厘 襄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孟冬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目錄

大鑑下第十三世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十二人

白雲守端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石霜守孫禪師

東林郁山主

已上五人見錄

君山守吳禪師

長慶顯瓊禪師

欽山智因禪師

法輪惟一禪師

崇福善燈禪師

法石行詮禪師

法石皓蟾禪師

已上十人無錄

翠岩可真禪師法嗣五人

大滙慕喆禪師

西林崇輿禪師

石鼓洞珠禪師

已上三
人見錄

淨因文禪師

永安普善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大寧道寬禪師法嗣二人

兜率無證禪師

楊岐修廣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蔣山贊元禪師法嗣九人

雪竇法雅禪師

承熙應悅禪師

石門雅禪師

龜峰子瓊禪師

已上四
人見錄

蔣山可政禪師

甘露宗賁禪師

甘露德嚴禪師

普門道彥禪師

黃安禮居士

已上五
人無錄

雙峰省回禪師法嗣四人

光國文贊禪師

靈山彥文禪師

已上二
人見錄

勝業仲祥禪師

雲陽慧然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武泉政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宗震禪師

無錄

洛浦景韶禪師法嗣三人

夾山道暹禪師

洛浦密詢禪師

仁王道圓禪師

已上三
人無錄

菩提光用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善思禪師

見錄

天童清遂禪師法嗣四人

大中立志禪師

乾元圓禪師

萬壽應城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靈隱慧中禪師

無錄

雲峰文悅禪師法嗣七人

壽寧齊曉禪師

澄慧咸詡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精嚴繼式禪師

大龍守真禪師

郭山霖禪師

雍熙有惠禪師

龍牙如水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開福守義禪師法嗣一人

澄慧惟昺禪師

無錄

泐潭曉月禪師法嗣五人

上藍居晉禪師

泐潭道律禪師

永安修玉禪師

開先慈覺禪師

薦福宗海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定惠超信禪師法嗣六人

穹窿智圓禪師

見錄

明因悟果禪師

啟寧處明禪師

慧日如鑑禪師

鹿苑契符禪師

普明法澄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興教坦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紹瑄禪師無錄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齊月禪師見錄

常熟玄珙禪師法嗣一人

金山惠滿禪師無錄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藥義然禪師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一人

龍門清照禪師見錄

淨因道臻禪師法嗣六人

長慶慧暹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香嚴洞敷禪師已上三
人見錄

少林元訓禪師

北禪紹宣禪師

白鹿宗海禪師已上三
人無錄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四人

興化紹清禪師

定林景芳禪師

首山處珪禪師已上三
人見錄

上方希元禪師一人無
錄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四人

聖泉紹燈禪師

慧力善周禪師

南華重辯禪師

延福智興禪師已上四
人見錄

金山懷賢禪師法嗣一人

圓通知謹禪師 無錄

烏崖暹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用禪師 無錄

承天世珙禪師法嗣二人

白水中白禪師

九頂智海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徑山琳禪師法嗣一人

兜率擇梧律師 無錄

雪峰譽禪師法嗣三人

鷲峰重道禪師

圓明重彥禪師

寶林奉琛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

大智文宥禪師

資壽思永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上方真禪師法嗣二人

雲峰齊覺禪師

南嶽紹吳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章江達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法印禪師 無錄

靈隱文勝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靈隱延珊禪師

薦福居則禪師

靈隱蘊聰禪師

南院清禪師

寶寧宗禪師

石佛有邦禪師

清涼舉內禪師

已上七人見錄

佛日子昇禪師

興教保威禪師

安樂照禪師

廣果隆禪師

永安錫禪師

護國崇禪師

靈隱照禪師

永安紹禪師

妙嚴洪禪師

清涼慈化禪師

何山慧忠禪師

廣法歸穆禪師

圓寂修慶禪師

景清智榮禪師

護國和禪師

報本拙禪師

瑞岩普禪師

海會岳禪師

已上十八人無錄

保福居煦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嗣如禪師

見錄

龍華悟乘禪師法嗣三人

靈岩宣密禪師

見錄

靈鳳慧端禪師

乾明閑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瑞嚴義海禪師法嗣二人

大梅文慧禪師

翠岩嗣元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彭江昭遠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守堅禪師

見錄

興陽舟禪師法嗣一人

智門慧泰禪師

無錄

白鹿端禪師法嗣一人

法海戒諸禪師

無錄

歸宗安禪師法嗣二人

慈雲有規禪師

同安宗一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涼峰淵禪師法嗣一人

隱山法燦禪師

無錄

言首座禪師法嗣一人

招提惟湛禪師

見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大鑑下第十三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山主披削往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顛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闕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讎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

何岐曰渠受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
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
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
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鳥飛兔走問
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
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
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衫打疊了也
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瘦卒著手脚不辦幸

望大衆不恠伏惟珍重上堂烏有雙翼飛無遠近道
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筯盡道知
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
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
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
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
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
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
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

舍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
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
請相次與大眾相別去宿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
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
麼主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它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
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
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
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
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

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
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
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
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
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眾須知悟了
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
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
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
人難共聚大都縑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
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恠好玃

重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
忽然一目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
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
一葦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
瓊樓玉殿却被一葦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
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堂堂安居之首禁足
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
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
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
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傭賣弄免教人指好郎

君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鄙爲大
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
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
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
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其室一
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沒從同叅白雲端禪師游研極
玄輿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
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

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
恁麼時更有恁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
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
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
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
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
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
何師曰噯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卽不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
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

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叅善知
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叅底
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
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
人上當推向十字街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
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
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
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
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唧阿唧上堂秋風涼松韻長
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

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直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潭州石霜寺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

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勿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衡州茶陵縣郁山主本州人自少落髮惟以應供爲事院居諸禪刹往來之衝每有化主至師必供養之一日因楊岐化主至師問以禪宗之旨化主爲舉和尚每問衲子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云惡師從此叅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驢過溪橋驢踏橋穿陷足師墜驢不覺口中曰惡忽然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

光生照見青山萬朶走謁楊岐楊岐卽印可師乃白
雲守端落髮之師也端悟道因緣已具端傳端後出
世住九江承天贊師像曰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
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
山河顧不游方兮何游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
應峰之東兮泚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師子吼舒兮
捲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泚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
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微煙旋逐松風起
翠岩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慕喆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

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
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
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
師曰萬人叢裏不挿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
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
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
堂月生一天地蒞蒞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
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叅所以道放行也但薩舒
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

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
四諦法輪墮坑落壑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
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
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刺是甚麼翻思當
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
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
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睂毛眼曉上諸人還覺
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
期直饒向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
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
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
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
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
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
者道一釋迦二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梔脫丘慧
光卽不然一釋迦二和三佛陀總是梔脫丘諸人
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鉢眼銅睛若也
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
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

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旣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

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閣維設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興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挂上齧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蘄州石鼓洞珠禪師上堂曰問答轉多去道轉遠何也道不屬知知而妄覺道不屬見見是眼睛眼睛不明觸事崢嶸聯環不斷爲生死根若能直向太虛之

外自然情念頓忘真心直露如斯說話俯爲下根道友相逢無可不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語則出口成言默則三灾不撓然雖如是須知有轉身一路衆中莫有轉得身者麼出來證據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啟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州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衢州石門雅禪師僧問雷音一震龍象咸臻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蓮月瞬時千界靜金顏笑處一花新僧云人天盡入羅峰境今日親聞端的音師曰百萬茫茫人不知又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東宮玉殿無遺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毘藍園畔雨天花僧云恁麼則逾春城於八夜棲雪嶺於六年師曰威音王以前作麼生僧云且待別時師便打又問如何

撰述

新修釋教卷之三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熊耳塔開空寂寂惟留隻履冒輕埃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筇竹杖三事衲慢衣僧云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酌泉釀點祖師茶示衆曰茱萸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醉倒郎我輩泛觴雖絕分東籬閑玩也無妨大衆閑玩卽不無且道眼在什麼處知有底睂毛眼上橫未諳者紅黃裏亂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喝一喝

信州龜峰瑞相子瓊禪師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澗流淥水路出松門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身著紅綃衣肚中黑如漆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剎

竿頭指天又問青春已過夏景暄繁時節因緣請師爲說師曰臘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僧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石人身上不生毛

南岳雙峰省回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禍不單行又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覩座旣登師如何說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僧云恁麼則佛佛道同師曰貓兒帶紙帽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僧云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僧云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金州靈山彥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缺齒胡僧笑不言僧云學人不曾師曰隻履返西天
又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得最親乃曰山青青水綠綠
風吹南嶺雲露滴東籬菊更添松竹歲寒心盡是無
絃琴上曲碧眼胡僧拍不足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
夷拍一拍下座

菩提光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云咄咄咄臨濟德山
盡該抹棒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未奇絕山僧宗
旨不恁麼覲面相呈辨賢哲聲前一句早遲疑語後

持來底時節勸禪人休饒舌神龍尚自不知源豈說
盲龜跛跛鼈不看神光傳祖位纔見老胡心便歇真
妙訣堂堂自己可隣生直下承當第二月大丈夫須
勦絕現成公案早多端莫學癡人被摩捋傷嗟末法
有多途邪黨成郡安可遏初機入門無道眼佛手生
緣徒施設禪流學得過叅遊問著元來打不迭古人
開口便知音尚言弄巧翻成拙那堪看語得心通正
是虛空釘鐵橛自慚道薄整顏綱飲氣吞聲共誰說
特將鄙句報同風本分禪人能辨別大地山河盡放
光南無觀世音菩薩

天童山清遂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立誌禪師僧問握驪珠於掌上鑒十方於目前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曰草賊大敗僧云學人今日失利師曰自知較一半僧便喝師曰強惺惺又問遠趨丈室仰慕宗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高挂鉢囊僧云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盲人摸地僧云莫壓良爲賤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又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官馬相踏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拄杖未曾拈著示衆曰虎嘯鳥山之畔衆獸潛藏雲生螺渚之間羣峰失色

太阿寶劍耀日爭輝樵父搬柴醫王辨價還有不顧賓主者麼出來道看良久曰水凍魚難躍天寒草發遲以拄杖打香臺一下又曰法不見法法不行法法不知法大衆這箇是香爐子如何是不見不行不知百億恒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上放光動地說法度人諸人還見麼直饒見得也涉踰躅喝一喝師於紹聖元年三月十一日集衆沐浴淨髮說偈曰麒麟掣斷黃金鎖玉兔衝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明月照鍾山偈畢跌坐而逝茶毘獲舍利塔于本山福州乾元了覺圓禪師開堂上首白槌竟師良久曰

直饒阿那律天眼未解諦觀便是千手大悲焉能提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然雖如是未是作家且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僧問少林九年垂一語直至如今賺師舉欲得不賺便請師舉師曰庵僧云摩蹉哩伽摩蹉哩智又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又問尊者證果超越聖流不涉熏修請師速道師曰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僧云一雨周沙界羣心永夜蘇師曰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僧云應知松栢操不改歲寒心師曰且信一半又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審是什麼人師曰牛頭出馬

頭圓僧云未審是法身報身師曰牽犁拽耙乃顧大衆曰還相委悉麼若不相悉山僧今日指鹿爲馬唱九作十瞞諸人去也摩竭正令水泄不通少室真規風吹不入聖凡情盡體露真常迴絕見知輝騰今古良由情存聖量墮在見知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造種種業輪迴異趣往而不返真可悲傷若能回光返照有何佛道可成有何衆生可度便能向火燄裏藏身東湧西沒南湧北沒於微塵上走馬坐大道場若向這裏見得徹叅得透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

領

南嶽應天萬壽應城禪師初叅遂禪師遂問上人從何而來師曰毗陵來遂云我聞毗陵出好草蟲扇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曰大善知識又要這箇作麼遂云祇這箇此間亦要得師於言下大悟後住應天萬壽示衆曰山花狼籍孤負空生山草離披拈提室利驚得嶽神稽首土地和南陝府鐵牛無放處嘉州石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人不涉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喝一喝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僧云恁麼則草屨風行師曰萬里望鄉關又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僧云义手當胸退後三步師曰醉後添盃示衆曰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艱有鼻味有舌因恁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喝一喝

廬州澄慧咸詡禪師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萬古宗風

臨濟入門便喝古今榜樣去此二途請師拈撥師曰
總不恁麼僧云一言啟口別是家門師曰賴遇拄杖
不在手又問有問有答善巧分張向上宗乘請師別
道師曰闍黎問得最親僧云學人會也師曰會箇什
麼僧舉起坐具師曰畢竟作麼生僧便喝師曰作家
僧禮拜師便喝師乃曰如來秘密旨豈涉辭鋒祖師心
印徒勞穿鑿若舉宗乘一字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若
說佛說祖三界平沉四生何有若向下商量枯木生
花寒灰發燄然雖如是向衲僧門下白雲千里萬里
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良久曰更有一般堪羨處長

連床上帶刀眠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
有問祖師意連揭兩三拳大眾且道爲什麼如此不
合惱亂山僧睡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

江陵護國齊月禪師僧問壁立千仞水泄不通還許
學人請益也無師曰汝待問什麼僧云向上事師曰
維那不在僧云觸忤和尚師曰正令已行乃曰窮外
無方究內非裏應用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

道佛性精魂總不是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

衡州花藥山崇勝義然禪師僧問臨濟血脉請師直道師曰虛空裏揚眉默地裏點頭僧云莫只這便是師曰是卽是作麼生會僧却點頭師曰這賊好喫棒僧連聲道賊賊歸衆師曰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示衆曰心心心青山綠水深若人識得這山水相對事法總平沉是你諸人總識得爲什麼七十二峰儼然依舊試爲說看若說不出大似不曾行脚叅南岳承天智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

醜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腦門後合掌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廩峰高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遊人罕到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紙帳禪床僧云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中石耳師於元豐八年四月內沐浴淨髮趺坐而逝茶毘齒舌眼睛不壞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

西京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僧問變凡作聖則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曰直下無私處觸目盡光輝僧云清光生掌上喜氣發眉間師曰既能知自理何用苦切切又問天高地厚萬物皆從未審和尚從與不

從師曰春來花爛熳僧云金雞迴碧落玉兔長空師
曰道同方知僧云學人今日承恩師曰且莫錯認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剎登延
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
榜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
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鏡
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
盡在這裏踣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

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
卓一下曰蘇噓蘇噓

鄧州香嚴慧照洞敷禪師福州人生於范氏幼而氣
韻清敏長慕空宗依東京景德寺圓明大師出家試
經得度受具遍叅江淮龍席末後見淨因臻一言頓
契如箭鋒相拄加以學問該博自然融會名動京師
被旨出世於鄧之香嚴幾十載返故里住龜山壽山
神光三剎上堂曰西軋四七道絕語言東土二三法
無文字惟傳一印直指人心心了則天地全該印定
則絲毫不漏塵塵絕待法法融虛方乃契聖根源始

曰入佛知見如斯薦得落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
會還道得麼箇中消息若爲傳鳳闕龍樓峭倚天要
會覺城東際事寥寥千古尚依然住龜山時僧問遠
辭香嚴丈室近入龜山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千
手大悲提不起僧云如何是動尊師曰玉殿曾遊歷
金門屢往還又問如何是龜山境師曰千峰來有路
八極淨無塵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時開眼有時
合又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山寒露骨水淺
見沙師乃曰窮經窮論正如入海算沙覓法覓心大
似捫空求響故釋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諸祖傳衣

亦乃廣開方便發揮教外之正法指示涅槃之妙心
作筏渡人應病與藥故善說法者說無所說善傳心
者傳無所傳縱饒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手血未免拖
泥帶水豈能點瓦成金大衆只如今日爲國開堂還
有奇特事也無良久曰疊疊青山與流水舊時顏色
舊時聲又示衆曰春無三日晴風雨時時作岩下見
蟠桃自開還自落翻憶靈雲得處親迄今底事何蕭
索非蕭索春山春水四寥廓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
聲前這一著喝一喝又曰炎風匝地畏日流空奇雲
當戶任長舒白藕飄香來不斷林間達士了無寒暑

之變遷塵裏游人但見光陰之迅速直得燈籠合掌
露柱攢眉一年又將半幾箇是知音知不知路上行
人口似碑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僧問不觸波瀾如何趨向師曰
得宜須舉棹莫待打頭風僧云猶是湛水之波忽遇
拏雲虜霧又且如何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師乃曰
問來客去祇益繁詞於道則達之達矣祖令既行要
津坐斷十方諸佛瓦解冰消三藏教乘掃土而盡到
這裏誰敢正眼覷著所以釋迦有竭世之樞機尚掩

室於摩竭淨名騁窮天之詞辯猶杜口於毘耶豈況
小根小智何也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潭州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紅爐金彈子僧云還許學人接也無師
曰遙破闍黎錢面皮又問七十二峰卽不問如何是
法輪境師曰岫峩峰尖神禹碑僧云還許學人識也
無師曰石青字赤形模奇僧云今日得遇去也師曰
吏部當時尚莫窺僧云端的在什麼處師曰何得汝
不狐疑

汝州首山處珪禪師僧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白雲

片片時來往汝水潺潺流向東僧云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僧云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曰虛空藏鳥跡風過樹頭鳴僧云便是爲人處
也無師曰曹谿水急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

福州聖泉寺紹燈禪師本郡古田縣臨水人姓陳氏
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七歲自厭塵空
觀諸經論如聽舊書十歲辭親出家禮潭州開福寺
璉長老爲師精通法華試經得度受具之後瓶錫遊
方造玉泉芳禪師法席一見針芥相投筌蹄頓忘遂

還鄉里深自韜晦郡守丁公嚮師道延住陀嶺塔院
緇素敬忽一日索浴更衣鳴鼓昇坐四方檀信湊
如市師乃說頌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
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示寂瞑目兩宵偶聞鐘聲忽
然復醒四大輕安自後身常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
大旱太守孫公嚮師道風請令祈雨次日甘澤大霑
孫公欽仰遷住文殊前後郡邑亢旱府主許公察院
王公左司葉公累請禱雨無不應期遷住聖泉凡住
三道場僧問如何是聖泉境師曰目前無異草僧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往來無罣礙僧云入境已蒙師

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乃曰般若門中縱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亡鋒豈減少分若論玄中又玄終非妙門鳥道魚蹤早傷途轍何也蓋爲出此入彼去者不至其方來者不到其所舉一明三莫窮幽趣更不用續鳧截鶴夷岳盈壑霄壤相望去道轉遠正當與麼時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昨夜三更月到窗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曰遼天鵲萬里雲祇一突是什麼喝一喝師於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

七十三年去言畢趺坐而逝三日後鬚髮再生

韶州南華重辯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最初一句請師宣師曰龍銜黑寶離滄海鶴側霜翎下玉堦僧云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明師曰夜半折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回乃曰會麼五大未明二儀無跡威音王覷不見大悲手摸無蹤且道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於斯明得便乃高步毘盧頂上坐報化佛頭於斯未明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喫

安州延福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卽造玉泉

芳禪師法席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潔身不禀儀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報應如響緇素追仰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泄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

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杭州靈隱蘊聰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卽有僧云未審有箇什麼師曰天台柳樛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下

杭州南院清禪師僧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師曰汝道傳什麼來僧云恁麼則不通信去也師曰不妨伶俐

金陵保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什麼僧云莫只這便是也無師曰且莫虛頭

越州石佛有邦禪師初住南明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布髮掩泥人盡委僧云恁麼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師曰杓卜聽虛聲

金陵清涼慈化舉內禪師僧問一法本無萬法何有未審和尚說箇什麼師曰汝記得分明僧云恁麼則

一切不存去也師曰也不信汝

大梅居煦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嗣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量才補職僧云量才補職後如何師曰天台杖子問如何是真實之體師曰今日好寒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千山萬山雪

龍華悟乘禪師法嗣

溫州靈岩宣密禪師僧問優曇花拆人皆委祖令親行事若何師曰識法者懼僧云施行有據去也師曰人小膽大

撰述

續傳燈錄卷十三

瑞岩義海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文慧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少人定當得僧云報本嫡子也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大梅境師曰看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茶去

明州翠岩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彰江昭遠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

履踐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千去萬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遶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卽今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眞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羅羅哩拍手

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三

一下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十三 字一萬零五百二十三
該銀四兩七錢三分五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春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目錄

大鑑下第十三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二百人

法雲善本禪師

投子修顥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資壽除巖禪師

隱靜守儼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太平守恩禪師

靈耀普良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瑞光守琮禪師

水西山軻禪師

啟霞慧章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南冥善通禪師

西湖文義禪師

韶山杲禪師

淨因惟嶽禪師

天童可齊禪師

萬壽普懃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雪竇守卓禪師

報本常利禪師

資福道芳禪師

九巖著禪師

香山法晝禪師

琅山載儀禪師

定慧遵式禪師

廣法法光禪師

瑞巖永覺禪師

法海世長禪師

太平慧燈禪師

米山崇僊禪師

寶花願禪師

嶽林元亨禪師

澄慧善珂禪師

寶華悟本慶禪師

淨土慧旻禪師

澄慧師晃禪師

石霜能禪師

逍遙聰禪師

投子普聰禪師

普照處輝禪師

南禪寧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褒親祥禪師

已上四十人見錄

金山法慧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馬祖崇新菴主

靈應本嵩禪師

壽寧梵仁禪師

福嚴仲孚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保聖永良禪師

石塔慧禪師

萬壽有琛禪師

光化楚長禪師

南禪慧禪師

護國靈祐禪師

同慶自鑑禪師

靈巖慈雲禪師

普照真寂禪師

功臣宗齡禪師

道場良演禪師

無錫法平禪師

壽寧成務禪師

因勝法海禪師

蠡口法榮禪師

羅漢用誠禪師

廣慧道亨禪師

宜興顯常禪師

資福機清禪師

廣教了證禪師

仁王安德禪師

寶林義蒙禪師

象山靈曠禪師

福嚴智悅禪師

大中子榮禪師

感慈慧端禪師

華藏希聲禪師

乾明可久禪師

香城言惠禪師

光化仁遜禪師

白龍希祖禪師

崇壽智海禪師

五峰祖印禪師

上方可聳禪師

雲巖道聲禪師

昭慶守嚴禪師

四面惟義禪師

華嚴惟素禪師

法王法海禪師

萬壽義誥禪師

秀峰真懿禪師

白泉智通禪師

報恩重真禪師

昭慶宗滿禪師

普淨法英禪師

焦山義深禪師

支提洪占禪師

護國祖印禪師

靈峰永松禪師

南磎智淨禪師

湖心義皐禪師

澄照守仁禪師

無錫志圓禪師

練塘清悟禪師

延慶德清禪師

永明道困禪師

廣教法海禪師

崇福惟賢禪師

寶華寶月禪師

地藏清德禪師

崇德省余首座

大別法滿禪師

淨慈崇善禪師

萬壽圓禪師

聖壽省聰禪師

鰲峰曇清禪師

梵天彥琦禪師

六安文湛禪師

薦福熙禪師

廣覺法忠禪師

法海明禪師

因勝觀禪師

龍興如應禪師

廣際浹禪師

文殊芳禪師

安樂道思禪師

光化真覺禪師

施水守淳禪師

西院宗戒禪師

南祥忠簡禪師

神江則軻禪師

崑山希祖禪師

南華德明禪師

壽寧普規禪師

陳圀浩沾禪師

壽寧慧真禪師

因勝圓明禪師

保福慧萇禪師

瑞巖永利禪師

崇福惟善禪師

龍溪圓照禪師

壽聖自英禪師

壽寧宗一禪師

天王道肱禪師

資福瑞珎禪師

靈泉景仁禪師

神光合韶禪師

靈泉智深禪師

上方法廣禪師

文殊尚月禪師

資勝以遜禪師

白蓮愈廉禪師

法相用先禪師

太平慧真禪師

西余安德禪師

寶巖西杲禪師

法會子升禪師

龍華行慶禪師

壽寧可機禪師

禪悅慧日禪師

安國子志禪師

安樂有捷禪師

練塘惠滿禪師

仰天契達禪師

真隱純潔禪師

慧日德慧禪師

淨光法空禪師

龍興自端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淨土法慧禪師

興國重寧禪師

安國子詠禪師

永安簡玉禪師

承天了宗禪師

甘泉立生禪師

清修省方禪師

靈岩用芳禪師

遍福心印禪師

龍門普順禪師

千頃宗應禪師

永泰有澄禪師

楊直講居士

道齊和尚

圓明和尚

善德和尚

法海和尚

報恩志明禪師

太寧永賢禪師

功臣慧周禪師

續大盧奉堅禪師

靈峰自和禪師

大福太素禪師

廣際用乾禪師

東寶琛和尚

雞峰止首座

已上一百五
十三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大鑑下第十三世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姓董氏其先家於太康仲舒村師之父祖皆官穎遂爲穎州人母初無子禱于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及生師骨相秀異方睟而孤既長博學操履清修然無仕宦意遂辟穀學道家貧隱於筆工氣剛不屈終日沉默嘉祐八年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爲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語人云本他日當有海內名因使聽習毘尼

隨喜法華夜夢童子如世所畫善財者合掌道而南
既覺曰諸聖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
禪師道振吳中師造姑蘇謁之於瑞光嘿契宗旨服
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
縱橫卷舒度越前規一時流輩無出其右圓照倚之
以大其家元豐七年春絕九江遊淮山徧禮祖塔眷
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之志遂居大寂巖久之出世
於婺州雙林洊東道俗追崇至謂傳大士復生移住
錢塘浮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
以師法名與圓照同下字時號圓照爲大本以師爲

小本焉

神宗聞其名 詔住京師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
繼圓通秀之後師玉立孤峻儼臨清衆如萬山環天
柱讓其高寒然精麗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
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厦屋萬礎塗金縷碧如地
湧寶坊凡八年請于朝願歸老于西湖之上詔可遂
東還菴於龍山崇德師凡三住大剌道化塵俗縑素
蟻慕嘗示衆曰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以心下士
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麼聽乃拈拄杖卓
禪床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徧寥廓十方

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繩而自縛又曰案山說法主山聽主山說法案山聽案山主山一時說且道將什麼聽諸人若也善聽三世諸佛所說妙法皆悉現前還有麼錢鎚無孔猶閒事笑殺毗耶老古錐又曰衲僧見處逆順難該翛然獨往應物還來或高棲於世表或抗迹於塵埃把定則冰生水面放行則錦上花開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影裏笑哈哈喝一喝下座又曰花心未放楞眼初開雁回嗚咽之聲水瀉潺湲之響森羅舉唱法爾常規更言縛脫同源大似龍頭蛇尾又上堂良久曰會麼祖佛妙旨祇在目前慧日峰

前雲生足下湖澄浪闊迥接遙天晚唱漁舟夜泛蒹葭之月歡遊畫舫時聞絲竹之音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似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下座師住菴杜門却掃與世相忘者又十年獨與衲子思慧居士大夫想其高風願見而不可得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間居時抵掌笑語或問其故師曰不莊敬無以蒞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

餌以魚葷名者皆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旋回學者多因此悟入其將終之夕越僧數人夢師歸兜率天云舒州投子證悟脩顯禪師姓梁氏晉州趙城人幼不拜神祠不受書訓常曰當爲人天師安慕此耶遂遊諸方造蘇州瑞光圓照禪師法席叅扣宗旨因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叅叩一日因登溷捺倒打破水瓶有省作頌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於是名聲藹然遂出世說法初住壽州

資壽歷遷數大刹住西京少林遷招提又遷舒州投子道譽愈播叢林同號曰顯華嚴陞堂有僧才出師曰錯云什麼處是錯師曰不信道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云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問如何是佛祖相傳底心師曰三星繞月宮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伯樂暫垂鞭駑駘誇八駿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百雜碎乃曰楞伽峰頂誰能措足少室岩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

人東說西話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又曰春風鳴古木曉霧鎖寒波頭頭皆顯露顯露亦般若看看直下是怎奈何明眼漢沒白窠吐不得嚙不破喝一喝下座又曰巍巍少室永鎮羣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彌陀三釋迦自餘是什麼梳脫丘叅又曰露滴庭莎風鳴古檜皓月瀉千峰寒色清淮流萬

頃波濤於此薦得與諸人截斷衆流若也未然不免隨波逐浪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遂拈拄杖曰拄杖子是諸法是相知不相知若相知早被知縛若不相知憑何指註卓一下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復曰錯下座富鄭公素慕宗風初於少林見之值陞座以目左右顧視大衆公因有省及晚年致政居洛重師道渴思扣問遂請住招提伺師入境躬出迓之臨登車司馬溫公適至問相公何往鄭公云接新招提顯禪師溫公云某亦同去於是聯鑣出郭候於郵亭久之忽見數十夫荷擔問之

荷擔者應云招提和尚行李溫公遂索馬先歸鄭公云要見華嚴何故先返溫公云已見他了遂先還公獨候之既至益加敬重因迎居後苑晨夕參叩富公每有談論師輒以爲非而公說理未已師一日謂富公曰待得山僧豎點頭卽是也自是公有所言師輒搖首未曾有所答忽一日中夜公忽省徹遽往叩門師已閉關而寢聞其聲卽呼曰相公且喜大事了畢夜淡更不啟關晨朝相見至曉往見之師遙見公來未交一談已點頭矣富公喜甚時圓照方奉詔住慧林公以詩寄謝曰因見顒師悟入深寅緣傳得老師

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

潤州金山法印善寧禪師江州人受業於甘露寺至圓照禪師法席師資機感緣如夙契戮力贊弼以揚法化出世萬壽規矩嚴肅躬已力行衆無不服上堂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云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秤尾無星云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斗方有底云如何是佛師曰眉如初月眼似流星云如何是法師曰義列交羅星分大野云如何是僧師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問竿

本隨身逢場作戲今朝選佛場開請師方便師曰文不加點云可謂古今罕聞師曰且道是什麼題目僧擬議師便打乃顧視左右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麝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萬壽卽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無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不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高下不存若是慣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又

曰撮玄機於掌上挂古鑑於臺前有何妖孽誰敢當禦可謂昭昭法界自他而境智全收歷歷真源彼此而聖凡俱寂以此而推僧堂佛殿對現色身厨庫三門共揚斯事但請拘折拄杖向目前叅取又曰若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揚古今大似不觀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頓除煩熱到此善能叅詳達磨是不別又曰盡大地未嘗有一人真正舉揚宗教若有一人舉揚宗教盡大地人並須銕鋒結舌莫是教諸人杜絕見聞契合斯道也無如此見解譬如螢火燒須彌山經塵沙劫終不能著殊不知古聖

垂示祗要後人眼正眼正達者實謂古今罕聞光前
絕後放行言言見諦句句明宗收來眼眼從方明明
側立向什麼處見古人良久曰須知海岳歸明主未
信乾坤別有天

睦州廣靈佛印希祖禪師處州周氏子上堂曰靈光
鑑徹物我全收照體獨存前後俱絕由是無爲變化
應量千差托質殊分混同一性故我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法以時遇道在中興建大法幢作大佛事足可
稱揚所以正觀絕跡名相乎分寂聽非聞圓音普應
霜鍾露鼓主伴交叅寶殿瓊樓聽說斯顯六街三市

徧處莊嚴柳陌花衢寅昏佛事聖凡交會士庶鏘鏘
帝網圓融虛明乎照何必南方獨邁徧扣諸門歷涉
艱辛是非未決而今重重華藏無盡法門觸目見成
何須擬議然雖如是鈍置祖風良久曰九年少室誰
知已一句流通萬古傳又示衆曰嚴陵臺畔七里灘
頭直須釣鰲釣鯨豈止擺鰕擺蜆隨流放曠任性浮
沉停舟月上波心舉棹漚生水面敢問大衆不觸波
瀾一句作麼生會良久曰時人祇看絲綸上不見蘆
花對蓼紅

壽州資壽圓澄岩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

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云如何卽是師曰黑底是墨
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
星乃曰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園漁翁釣沙
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亦無你下手處良久
曰歸堂問取聖僧去下座又曰乾坤肅靜海晏河清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
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
如來正法輪玆重又上堂良久曰宗乘妙訣卽今爲
說山高水深寒風凜冽祖師西來道箇休歇敢問諸
人作麼生是休歇處還會麼寒則圍爐坐閑時任性

眠

太平州隱靜守儼禪師僧問摩騰入漢藏教分明達
磨西來有何意旨師曰我法妙難思龍天盡歸向云
未審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兩彩一賽云一言歸
有道萬象自無心師曰猶較些子問達磨大士相逢
如何話會師曰罕遇作家云若非朝宰知音和尚焉
肯拈出師曰金鎚影動寶劍光寒乃曰春雲春雨萬
物敷榮暖日和風巖花競秀青山疊疊澗水澄澄達
磨迷逢切忌說破復曰若人點檢得出山僧今日話
墮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若

也於斯明得眼睛穿過鏡圍山一口吸盡大海水乃一喝曰大海水已吸盡了也魚龍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衆中莫有興運慈悲者麼出來救取龍王若也不能氣急殺人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不免爲諸人說道理不見先聖云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一翳在眼空花遍界翳若不消不出門知天下事翳若消盡始知菴內人不見菴外事若能如是方解穩坐十二時中一任受用如或未然久立珍重

秀州本覺法真守一禪師姓沈氏江陰人幼慕空門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遊晨夕叅叩頓悟

宗旨出世說法僧問選佛選官應在我祖席登科事若何師曰大鵬展翼天衢遙巨鰲轉身海水窄僧云夫子家聲遺舊業法王基緒得中興師曰後五日看僧云且道昔日今時是同是別師曰一言已出問春氣已隨紅雨散薰風初度綠陰涼學人借問西來意乞師方便爲敷揚師曰分明舉似大衆云可謂一句截流萬機頓削師曰築著磕著作麼生道云落落清規今古同相逢會有知音舉師曰不妨伶俐問離羣獅子踞地全威不露爪牙願聞哮吼師曰大家著力云當年盧老曾饒舌今日親聞第一機師曰脚跟下

事作麼生。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辨取火中蓮師。曰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傳曠劫佩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蹤沉放下。則聖凡交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彼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流通於無量義門。閬爾無依。迥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見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此日人天既集。不可徒然略於建化門中。普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麼。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衡在握。全歸閬外之權利海。澄波共助靈中之化珍重。

又曰諸人知有道不得。山僧道得不知有。且道此兩語是一理是二義。若人定當得出。許你頂門眼正。叅又曰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爲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爲念話。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潤州甘露傳祖仲宣禪師上堂曰。建立宗乘。羣魔屏跡。播揚大事。三藏忘言。況阿逸多。未離兜率。黃面老已滅。拘尸大唐國裏。無禪師天下。衲僧味糟粕。衆中莫有英靈衲子。變豹作家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

豈不快哉良久曰瑞獸藏頭角珍禽惜羽毛又曰雨過山青雲橫水碧寶陀岩上瑞草將敷王舍城中幽花欲綻空生宴坐帝釋奔馳彼此一時今古曷異良久曰萬般施設不如常又曰住住百千妙門同歸一路青山常在知識難逢爭如識取主人公高聲召云主人公復曰今日自買自賣又上堂顧視曰楊子江心無風起浪石公山畔平地骨堆會得左右逢原爭似寂然不動良久曰堪笑寒山忘却歸十年不識來時道

福州太平守恩禪師本州福清人姓丘氏自圓照得

法初出世住地藏遷太平上堂豎起拳復開曰或時爲拳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又曰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風前一兩曲叅又曰雲岩弄師子普化打筋斗鼓林將爲向上關未免笑破衲僧口休休沒來由却是象骨古錐能輓毬又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鶯啼處處同云學人不會師曰牛羊自傍山問如何是沙門行師

曰多虛少實云和尚何得謾人師曰實無諱處僧問
菴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却許闍黎具眼二
久嚮和尚師曰暗中秤繩誰辨曲直問如何是超佛
越祖之談師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云向上更有事
也無師曰月明三島靜樵子太平歌僧問如何是本
來入師曰皮枯骨瘦云中下之機如何體悉師曰倒
卧横眠僧云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師曰更夢見什麼
師乃曰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
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叅
衢州靈曜寺普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

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
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什麼邊事師
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捩子而今流落五湖
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
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
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
鬪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
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驀拈
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真州長蘆淨照崇信禪師廬州人姓高氏十三依本

州承天僧用成爲師二十受具南遊造杭州淨慈圓照禪師法席投機印證初住秀州資聖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家家門首通長安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上座自何來云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云畢竟如何師曰禮拜了退上堂曰淒涼大野物景蕭條露滴枯枝煙籠遠墅長天極目列萬象以昭然霜月流輝映千江而普現如斯舉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須祖佛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清規喝一喝

蘇州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

師削髮復叩宗乘乃獲印可遂出世闡揚僧問作是思惟十方佛現今思惟了佛在什麼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恁麼則頭頭撞著彌勒步步踏著釋迦師曰西天與此土不同乃曰宗門妙訣豈在多說一言括盡便須頓歇明眼衲僧祇自知金色頭陀善分別冬去春來夏酷熱若遇寒山拾得時傳語豐干莫饒舌

宣州水西山軻禪師僧問我手佛手是同是別師曰人人有分云任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師曰且莫錯認問真金須假爐中煨一鎚便成時如何師曰切忌

道著僧便喝師曰這漆桶乃曰憶得靈山會上末後句今日舉似諸人良久曰會麼任是飲光出來今日也無伸處叅又曰雷聲遠震廣布慈雲甘露纔開普天春色柳開青眼花吐芳容鳥噪幽林魚遊水面更說迷逢達磨大似剜肉作瘡若言法本如斯正是天然外道恁麼說話傍若無人明眼衲僧一任點檢明州啟霞山崇梵慧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你問我如何是法師曰黃卷赤軸如何是僧師曰方袍圓頂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且待別時云卽今便請師曰蹉過了也

越州石佛密印曉通禪師僧問如何是石佛師曰頭戴天腳踏地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任經霜與雪不改舊時容乃曰至道沖虛萬物何宰真空絕跡法界如若能對境無心觸目無非是道良久乃曰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叅

處州南明仁壽善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南明境師曰泉飛一帶雪峰出半天雲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策筇看鶴舞坐石見雲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登山千里月度海一帆風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言前有路句下無私問龍未出洞時如何師曰佛眼覷不

見出洞後如何師曰興雲吐霧

杭州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曰隨機設化大闡宗風截斷衆流不留朕跡入一乘之闢域踐向上之玄關方便門開分明看取喝一喝又曰會麼已被熟謾了也今早起來無教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盃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什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床下坐

西京韶山杲禪師僧問祖意西來未審傳箇什麼師拈起拄杖僧云恁麼則心外有法也師曰心心外

卽且置汝喚什麼作法僧曰天台柳標師曰也是第二月乃曰七月孟秋猶熱古往今來時節若在佛法商量正是弄巧成拙若作無事話會又與外道何別直饒總不如斯敢保老兄未徹如來言祖師訣無孔鐵鎚重下楔自家心地亂如麻却把指頭喚作月莫思量休解說千年枯骨休咬齧從他免走與鳥飛飢來喫飯困來歇

東京淨因佛日惟岳禪師福州長礪人姓陳氏七歲投西林院徹上人出家遍扣知識叅圓照禪師因侍立次聞舉劫火洞然因緣豁然有省給侍久之出世

常州承天遷東京華嚴復遷淨因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曰此箇法門不在筌蹄豈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刹土抹爲微塵一一微塵盡爲衲僧各如滿慈鶯子窮天玄辯竭世樞機到這裏一點用不著何以故生佛圓融自能平等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千仞蓋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楫渡五姓波瀾翻戀澄潭月影靜夜鐘聲故使懷州牛喫禾廬陵米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達磨逗器支那教外菱花不磨甌鏡衣中驪頰不數他珍未

挂古帆見成公案由是悟取無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鄉關三際無私十方同暢自家田地枯木生枝古廟香爐寒灰再醺莫不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同船漁翁鼓舞中有黃金克一國野老謳歌共樂昇平同躋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清且道共樂昇平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舞久立珍重建中靖國元年 皇太后上僊被旨同六禪長老就文德殿陞座師拈香曰率土之土莫非王土且道此一辦香產何鄉土若也道得白石有消日氤氲無盡年盡虛空

遍法界爲雲爲蓋應現無窮上薦仙遊徑生佛國乃
敷坐問答不錄師乃曰最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
法者不知最初句最初句適來慧林禪師已爲諸人
說了也說則說了末後句且如何說若約三乘十二
分教偏圓頓漸半滿一音不免執指爲月入海筭沙
直似澄潭月影後夜鐘聲隨扣擊以發音逐波瀾而
不散猶是生歟岸頭事故乃菩提達磨觀象神州有
大乘器所以泛杯千頃浪登陟萬重山首造于梁梁
以果因有爲之法而垂問達磨揭聖諦第一義而奉
答梁主未契遂之嵩少九年面壁不立文字迥出三

乘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時神光二祖立雪斷臂得
髓明心一花五葉結果自成六代傳衣後人得道自
此東華方信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中下隨根迷悟
相半信知此事非大根大器不能領悟何以故見聞
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便乃火聚當岐鐵山在路
自然少室峰前壁立千仞曹溪路上水泄不通於其
中間祖風不無凌遲顏綱亦將委地雖然如是法無
定相道假時彰建大法幢演大法義興此一大事因
緣利樂有情不在他時須際會于佛前後知之今日
幸遇大聖人出現于世廣大流布廓周沙界實千載

之一遇至若堯舜禹湯端拱垂衣無爲之化不爲不至若乃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十方嘉會四聚同延闢古佛之家風發舍生之大本未可與今日同昔而語何謂也釋提桓因與善現發明般若唯止真空波斯匿王爲慶喜特指不遷猶存俗諦惟此教外別傳向上一著彰顯當今豈非希有之緣應在震旦然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知此事無古無今無彼無此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天則爲日爲月爲照爲明在人則爲君爲臣爲忠爲

孝以此而推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大海根身器界情與無情同一體性莫不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能會萬物於自己者其唯聖人由是燈燈續焰葉葉相承百千世月點慧燈光融三界十萬里星排祖榦涼蔭四生是知法輪再轉於支那帝日長輝於震旦始然者法無大小物無適莫皆被其光皆蒙其澤以至草木禽魚無遠不及祇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須同去見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大衆祇今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山河大

地草木叢林去亦不去來亦不來湛湛無私巍巍不動乃文乃武乃禪乃律同在九重天上慈德殿前同時見佛諸仁者見則不無且作麼生見良久曰重瞳日月明無盡隆準山河秀有餘皇情愉懌賜號佛日禪師初神宗闡大相國寺爲六禪圓照首膺詔旨至師復承恩遇叢林增光焉

明州天童可齊禪師姓應氏台州人依天台國清寺僧道才出家圓具初游講肆晚造慧光圓照禪師法席開悟衆請住安樂山晚遷天童僧問寶華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師曰華開巖畔千枝

秀云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水瀉簷前一様清僧云空生不解岩前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笑破他人人口云時來雲散後不見別山高師曰咩咩問如何是道師曰踏不著云踏著後如何師曰七穿八穴乃曰一問一答一撥一掠千眼頓開澄潭皎月隨機施設縱奪臨時縱之則句句攢花簇錦處處釋迦道場奪之則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一竅還會麼良久曰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昨夜一枝開

蘇州萬壽普懃禪師上堂曰物外無堪老便休乾城

夢質兩悠悠如何幻事來相逼却使閑身不自由然則出家之士利物爲初稟先祖之洪規續慧燈於千古一心妙法號總持門得之者不立階梯頓齊諸聖失之者塵劫不復徒自勞形或得失兩忘凡聖情盡正當恁麼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敢問諸禪德畢竟是什麼若向這裏個儻分明便能獨步大方橫身三界握金剛寶劍破生死魔軍良久曰劄

明州香山正覺延泳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和尚家風事若何師曰眼深鼻大二學人便恁麼履踐時如何師曰臂長袖短乃曰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

境兩忘是箇什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你眼若道不是拄杖瞎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

明州雪竇法藏守卓禪師示衆曰好大衆龍種上尊王佛爲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剎剎交光寶殿銀城光輝相映又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耳聞眼見徧河沙盡是如來真實地不得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脩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修皆謗佛謗佛

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徑人踪絕壞衲擁枯槎是說如何說喝一喝又曰陽回幾次到新冬壞衲爐寒也不窮白鳥靜馳天外影紅顏偷過耳邊風是非未起名何在物我兼忘景自空記取雲岩岳上語莫教辜負主人翁喝一喝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進前無路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退不容身云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對面是何人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有理無說處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湖州報本常利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披毛戴角云學人不會師曰紫磨金容問如何得作佛去師曰煩惱裏薦取云如何得離煩惱師曰對面菩提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影歸四海云如何是有相佛師曰體絕毫釐云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常憶當年尋海客一聲羌笛過山西云和尚不近道理師曰從來祇與麼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云磨後如何師曰黑云既是磨後爲什麼黑師曰爲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爲師曰有作云如何是有作師曰無爲僧擬議師曰漆桶這裏不是無爲乃曰今日月望打箇

糊餅供養大衆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麼不但供養一人百千萬億人祇是一箇細嚼飽食不得咬破然雖如是切忌麪生黍又曰大衆有一人無形無相無學無名不動人情能爲變化該羅羣象洞攝大千截生死流踞涅槃岍或諸菩薩乃至非人見今坐斷毗盧直至一生補處還識此人麼若識得伊共爲洪範若不識伊常爲冤對快識取好

睦州資福道芳禪師僧問德山臨濟以棒喝接人和尚出世將何垂示師曰山僧無氣力云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大衆笑你有僧出禮拜起云請師答話師曰

蹉過了也云甚處是蹉過師曰五里復五里乃曰秋風清秋水淥白露立寒沙秋蟬噪幽谷金風扇白蘋玉露滋黃菊流水奏伯牙之琴涼颼動子猷之竹聽也聽不盡觀也觀不足且作麼生會箇佛性義良久曰解空不解離聲色愛聽孤猿嶺上啼

安州九巖山圓明著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是師曰展軸光于界開函萬國春問作家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學人上來請師作家相見師曰袖裏青蛇吼云學人不曾師曰腦後冷光生云錯師曰識甚痛痒乃曰煙凝兩岸黃葉飄空

燕去雁來古今時節說生說滅未爲極則之談遣有排空豈是格外之語黃梅夜半少室九年直顯真機更無別理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敢問諸人作麼生會箇直顯真機底道理良久曰
叅

東京慧林慈壽法晝禪師生杭州徐氏出家圓具聽習經論後造瑞光圓照禪師法席投機開悟先住北京天鉢次遷香山後被旨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岩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舉要師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麼

則彌勒門開心頃曉德雲峰峻道何藏師曰你向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師曰休要費力乃顧大衆曰皇都禪刹慧林道場今日暫借山僧陞陟實愧非才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銜耀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挫六震一點也用不著蓋爲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恠還薦得麼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荆棘久立

通州狼山法印載儀禪師僧問祥雲綻處現千朶之

危峰羽扇搖時去九旬之炎熱正當恁麼時如何是
到地頭一句師曰一雨普潤僧云未審如何踐履師
曰射虎須當機僧云快便難逢師曰要棒喫那間知
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莫是南番真
舶主僧云不獨學人有賴大衆亦乃沾恩師曰元來
祇是杜波斯乃顧視大衆曰好好可謂幽顯朗照物
理虛通爲森羅之寶印作萬象之真宗其動也形其
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圓成所以道如何無價之寶
隱在陰入之坑大衆山僧今日敢對衆前特地拈出
乃畫一圓相擎示大衆曰這裏旣放憨去亦要大家

精鑑莫謂連城之價可以並輝徑寸之圓堪同其美
直謂龍女爭鋒無垢世界未當正覺縱使金輪獨步
立功勲者權爲重賞且道是什麼寶得恁麼殊異良
久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蘇州定慧圓義遵式禪師僧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
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十萬八千僧云
忽遇趙州時如何師曰賣金還有買金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萬水千山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
師曰千山萬水僧云專爲流通師曰南地行人人口似
碑乃曰青山鬱鬱水滔滔萬浪千波接海濤提得絲

綸漾舟去鉤頭須要釣鯨鰲拈拄杖曰負命者上鉤來叅又曰睡來合眼飯來餐佛祖從教說易難若問安心有何法太湖長浸洞庭山衲僧家人人盡道我八面四方縱橫無閤龍濟爲什麼道卷簾除却障閉戶生得閤若人辨得許汝向衣鉢下穩坐地上堂曰一月初圓百川澄影一燈發彩萬炷流輝月無留影之心燈無傳輝之念若得如是可以處于誼譯入乎塵俗運大悲光於沙界開普門眼於生靈豈惟觀音大士三十二種妙應無方具縛凡夫一一皆能開正法眼雖然如是也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其或不然

靜處薩婆訶

杭州南山廣法光禪師僧問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爲什麼倒戈卸甲師曰理長卽就云未審雪峰得箇什麼師曰一棒一條痕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曰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春來草又生乃曰賓主問答未當宗乘建化門中一期施設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機於衲僧分上遠之遠矣如今日明雲暗山高水深且作麼生會舉揚底道理還會麼山僧不免土上加泥更爲露箇消息高低岩岫見重重樓閣門開處處通要會此中端的意

威光燦燦徧長空珍重

明州瑞岩永覺禪師僧問久得韶陽旨門中試爲通
師曰聲前如逆鏃句後若流星僧云古殿豁開光燦
爛水精宮裏撒真珠師曰點乃曰若據衲僧分上四
時不別八節安知高棲巖上出沒卷舒一任桑田海
變從他免走烏飛布衾煖處始知春黃葉飄堦委秋
色如斯境界方稱道懷若據順俗之談須是這箇消
息乃顧大眾曰且道卽今是什麼時節還知麼玉漏
聲將促金烏影漸長須臾春色裏又見百花香久立
舒州太平慧燈禪師僧問如何是太平境師曰多年

三級塔未老萬株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不會
齋乃曰太平知見麥裏有麴厨庫對僧堂三門對佛
殿喝一喝

處州法海世長禪師僧問法身三種病二種光如何
透得師曰畫地爲牢僧云和尚透得也無師曰退身
無路僧云自起自倒師曰腦門著地問如何是諸法
實相師曰更舉一遍僧云三世諸佛吐不出六代祖
師吞不下師曰言猶在耳乃曰城市喧譁空中寂靜
雖然如是動靜一如彼我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
夏不去而冬自來風不寒而水自冷今也古也不假

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是身無二用爲什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卓拄杖下座

筠州米山崇僊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山河大地被山僧撮來搗羅爲末煉蜜爲丸以淡薑湯吞下了也何處更有一絲毫若道是有卽爲謗法諸人到這裏合作麼生話會良久曰參

蘇州寶華妙覺願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轉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曰白雲遶空谷清風拂太虛云意旨如何師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

雲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霜風零落葉云意旨如何師曰逢春又却生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綠毛龜出水云晴後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師顧視大眾曰日如箭月如梭靈源本來瑩淨何須特地揩磨如今要得無餘事學取城東黑老婆參

明州岳林元亨禪師示衆曰雲依依日遲遲桺開河岸花發高枝靈雲今日向甚處安身立命驀拈拄杖曰看看莫顛預久叅高士舉目知歸晚進之流新羅國裏久立

廬州澄慧善珂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千里

清風歸野外一輪明月上波心云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橫肩柳標目視層霄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葛藤
得也未示衆曰若論此事高超三界獨步大千截生
死流踞涅槃岸演無上法使靈苗異草處處騰芳鸞
鳳麒麟聲聲相應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
報佛恩諸高德如斯舉唱未免周遮若是出格道流
且道別時相見叅

蘇州寶華悟本慶禪師僧問久居岩谷卽不問入塵
垂手事如何師曰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便是
爲人處也無師曰兩眼已隨青嶂合雙眉猶帶野花

顰僧出衆提起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
師便打問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意旨如何師曰有
耳鐵牛穿半夜無條石馬走春風云莫便是爲人處
也無師曰風激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波中師顧
視曰看看桃花亂落如紅雨風撼梨花白雪香鶯轉
玉琴細柳垂金線長古佛家風在頭頭示顯揚恁麼
說話也是事隨物轉法逐時遷若是格外上根不干
文墨直見自心大用繁興無非佛事良久曰叅

饒州密巖淨土慧旻禪師示衆曰道無動靜法本隨
緣立處皆真隨方作主在天地則覆載在日月則照

臨在君臣則移風易俗在釋氏則興運慈悲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參

廬州澄慧師冕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前臨金斗城後枕藏舟浦僧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利名盡處江山窄聲色忘來天地寬乃曰萬法縱然何須自昧大衆還見麼風高凜冽正嚴凝瑞氣祥光滿寺庭祖令已行高着眼寒光爍爍射文星久立

潭州石霜能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兩手分付僧云小出大遇師曰回眸子

細看乃曰釋迦密印不出乎心達磨真機豈離當體於茲見得暢快平生更若紛紜自家埋沒雖然如是七穿八穴一句又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筠州逍遙聰禪師綿州鹽泉人姓王氏幼投劒門慈雲海亮禪師出家年二十三誦經得度遂遊成都講肆捨之南遊遍參尊宿至吳越見圓照本禪師於淨慈久而不悟本云吾昔夢汝甚異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念南嶽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不去于心一日爲僧伽作禮忽灑然而悟卽上方丈

見本具陳所得本云汝得之矣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鬚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卽爲陞坐告衆師服勤久之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刹師性靜默與物無忤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後退聖壽安居十年弊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善東坡蘇公兄弟元豐中黃門公謫高安與師遊頗相得元祐末再謫高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比夢與公遊於山中知公當復來去與來宿緣也無足恠者時高安之人皆來謁師而言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

坐道場顧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山舊有逍遙寺開山祖名僖乃唐肅宗之少子出家事忠國師蒙記菴居逍遙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畊之幾盡後真淨文禪師訴于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於是衆請師住焉師從之紹聖乙亥十二月杖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方治其缺圯以延衆明年夏師示寂至九月戊申入滅俗壽五十五塔於本山

舒州投子普聰禪師中秋上堂曰寂住峰頂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金風玉露且道深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依前月到窗下坐師晚

年道望益顯著緇素無不敬仰在投子時年八十餘矣有監寺者一夕爲盜所殺副寺白師師曰我已知其人矣副寺聞官而吏至師如前語吏詰之師曰殺監者老僧也吏卽以師繫獄師無異詞偶楊次公爲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紲之中次公訪問吏以師事告次公遂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黃魯直太史公尤敬師嘗與胡少汲書云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旣無根則枝葉無能爲害

投子聰和尚海會演和尚皆出世宗師道行高重不愧古人皆可親近且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開懷議論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讀諸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師爲名公所賞識者如此可想見其高風焉後於本山示寂

泗州普照寺處虛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

撰述

新刊金卷一四

三

三

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
酹師曰欸出囚口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
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溪山豈異一言合轍千
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
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東京褒親慈濟祥禪師

祥亦作翔

上堂曰梅花新綻柳眼

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直下
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終

入鑑下第十三世

真龍慧南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黃龍祖心禪師

泐潭克文禪師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十四字一萬三千六百三十
該銀六兩一錢三分三厘
崇禎丙子孟春般若堂識

百丈元肅禪師

大潯懷秀禪師

撰述

新刊金卷十四

三

三

出四口
崇師西子孟春遊善堂
遊通六兩大發三衣三單
黃尊強縫袈裟四
意典執野獵去辭退翁資修也
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東京褒親慈濟祥禪師作棚上堂曰梅花新綻柳眼
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直下
寶樹登龍卷第十四絲吳錯認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目錄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黃龍祖心禪師

泐潭克文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

隆慶慶閑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玄沙合文禪師

黃蘗惟勝禪師

百丈元肅禪師

大滙懷秀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

已上十一人見錄

太平瑤禪師

仰山和禪師

雪竇行緣禪師

淨衆啟蒙禪師

大羅智高禪師

承天敏禪師

勝業子瓊禪師

佛迹道昱禪師

鵲湖聰禪師

章江元禪師

積翠霞菴主

興國傾禪師

潘清一居士

已上十三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

洪州黃龍晦堂寶覺祖心禪師南雄始興人生於鄔氏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師獨獻詩得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一旦棄之入叢林謁雲峰悅禪師留止三年苦其孤硬告悅將去悅云必往依黃蘗南公師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峰會悅沒因就止石霜無所叅決試

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福云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蘗方展坐具南笑云子入吾室矣師亦踴躍自喜卽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云若不令汝如此窵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卽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云知是邊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什麼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田地轉哉南肯之已而往謁翠岩真禪師真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沒乃

還黃蘗南使分座接納後來及南遷住黃龍師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歇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醫寓章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學見楊傑次公而嘆曰吾至江西恨不識南公次公云有心上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見師劇談神思傾豁至論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卓下師以墜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卽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安得成一

體公立不能對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剎法何曾會萬物爲自己哉又嘗與僧論維摩三萬二千師子寶座盡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何從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歛念不須彈指已開扇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入滅師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

虛大瀉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問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莫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五伯追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師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要師爲舉其綱略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旣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旣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

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了知真妄生死反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己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卽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答韓侍郎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已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剎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

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盡耶師游京師駙馬都尉王公詵盡禮迎之菴于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彭器資守九江師見之器資從容問師人命臨終時有旨決乎師曰有之云願聞其說師曰待器資死卽道器資起立增敬云此事須是和尚始得益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咫尺不住

撰述

影在烟金卷一五

四

海四

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師人物品格焉師旣臘高復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嘗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然人不來今旣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叢林傳之以爲克肖南公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示寂閱世七十有六坐五十五夏賜號寶覺葬于

南公塔之東號雙塔

洪州泐潭真淨克文禪師出於陝府閿鄉鄭氏鄭世族多名公卿師生而傑異幼孤事後母至孝而失愛母數困辱之父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游京洛講席因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翻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士盡人物雖盡其妙然非活者於是棄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治平二年坐夏於大瀉夜聞僧誦雲門語

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雲門云清波無透路豁然
有省時南禪師在黃蘗師往造焉適真覺惟勝爲首
坐南一日舉古德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話令衆
下語勝云猛虎當路坐南喜之遂退院令住而居于
積翠菴師三到菴語不契乃曰此老只是箇修行僧
不會我說話遂去見翠巖順禪師順知見甚高而語
話好葛藤諸方號順婆婆是也問師近離甚處師曰
黃蘗云菴頭老子安樂否師曰安樂云甚處人事師
曰關西云說話却不似關西人師曰勿曾游學云甚
處爲僧師曰從北塔廣和尚落髮廣與秀同叅雙泉

郁順笑云頃與訥祖印叅此二大老不會渠語話及
我如今叅得些子禪覓見他却已遷化了又問新黃
蘗住得如何師曰甚好順云渠只下得一轉語好遂
住黃蘗禪卽未夢見在師因此大悟臨濟宗旨頓見
南用處遂作數頌寄之南大稱賞因回叅禮南問從
什麼處來對曰翠巖南云恰值老僧不在進曰未審
向什麼處去南云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學
人亦得自在去也南云脚下鞋何處得來曰廬山七
伯錢唱得南云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
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與師齊名英乃邵武人也衆

中號英邵武文關西久之辭去復寓止翠巖順禪師會下順云子種性邁往而契悟廣大臨濟將什子力能支之厚自愛南住黃龍師復往焉南云適令侍者捲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云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云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又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聲云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雖博學多聞者見之無不聾縮南入滅遊衡嶽還首衆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太守錢公弋先侯見之師復謁有契逸出屏間

師方趨迎之少避錢公朝云禪者固能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岩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嘆云名不虛得遂挽令住洞山繼住壽聖初於洞山開堂示衆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垂下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卽且止印在什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卽我自收遂收足乃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

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耳者麼若有不妨
奇特若無新長老謾汝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
日於摩竭陁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大悟大
地有情悉皆成佛今日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
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什
麼以拂子畫一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
佛下座又示衆曰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
立千仞汝等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
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
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

一切處汝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
把鼻索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
洞山且識得自己也得又曰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
坐便坐鉢盂裏痢屎淨瓶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
磨復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
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叅退喫茶有僧問如何
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哂之有師曰我笑汝隨語
生解僧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曰不得禮拜僧便歸
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果然果然乃曰洞山門下八
凹九凸交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嶇嶇峴峴水

雲掩映煙嵐重疊一道直路觀者遊者十人九人舉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喝一喝曰且道路頭在什麼處又曰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古人只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一現成諸仁者欲知佛麼只諸人是欲知法麼只諸人日用者是是不是是卽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觸途成滯一日上堂問答罷乃曰還有問話底麼良久曰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曰直得須彌岌嶻海水騰波三十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麼若這裏

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阿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噫我笑昔日雲門臨濟德山岩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一句一人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這一隊掠虛漢總只一期於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王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卽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峰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

麼處乾峰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只如乾峰恁麼
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卽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
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路頭在
什麼處待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雲門折脚老比丘
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蹕跳上三十三天築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這般和
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
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一
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瞋睡好又解夏示衆
曰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曰天地造化有陰

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
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
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
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世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
以拂子左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時結舉拂子曰總
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解也七月十五日法界
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一下曰從這裏
一處解舉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祇
如四月十五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
舉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又喝曰諸高德此

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劔有一喝是踞地師子
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
道出常情黃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
汝親爲嫡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衡諸祖摧邪顯
正扶宗立教整頓頽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
際決勝魔軍乃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
者裏須是爍迦羅眼向未扃已前驀提得去諸高德
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師住持凡十有
二年猷繁劇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王荆公方退
閑居定林聞師來出迎旣見喜甚劇談終日公問諸

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頽乘所演
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俱
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
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以證爲具謂譯者之
訛何如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
云亦不滅受蘊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
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
圭峰之言非是荆公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爲寶
坊延師爲開山第一祖陞座曰大衆今日一會要知
麼是大衆成佛時節淨緣乃今際會大丞相荆國公

及判府左丞施宅捨園林爲佛刹請山僧闡揚祖意
諸人還會麼直指大衆卽心見性成佛大衆信得及
麼若自信得及卽知自性本來成佛縱有未信亦當
成佛但爲迷來日久乍爾聞說誠難取信且如今今
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並是善知識自佛
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
可傷多弃本逐末背正投邪但認古人言句爲禪爲
道有甚干涉直饒達磨西來亦無禪可說祇要大衆
自證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況神通變化衆
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蓋根本自

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珍寶都是虛妄不免生死流
轉大衆今日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
地衆生生死流轉之苦顯露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
發本來神通大光明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卽今
聖賢大衆言多則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
有明眼者麼今時佛法混濫要分邪正使大家不墮
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有麼良久曰我終不敢輕於
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荆公大悅以師道行奏聞
詔賜真淨禪師未幾歎繁闐還高安菴于九峰之下
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復出住歸宗又二

年張天覺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起帥南昌過廬山見師康強盡禮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菴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盡出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跣趺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風火旣離散臨行休更說言卒而逝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煙之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建塔于泐潭寶蓮峰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

洪州泐潭洪英禪師姓陳氏邵武軍人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愛之使爲書生習進士師不食自誓

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卽行訪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者年雅公久之辭去登雲居峯岩壑勝絕爲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真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真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旣而曰有積翠老子在卽日往黃蘗謁南禪師夜語達旦南惟加敬而未許入室師往往呈語南惟嘿然一日因取經函忽失手而墜戛然有聲遂頓悟徑造方

丈陳其所解南曰汝乃吾家英雄具正眼者善自護持時會下龍象雜遝而師議論英發常傾四坐聲名藉甚乃游西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言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居士舉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天皇云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問訊我起手何嘗不爲汝師以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正相類何也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

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辨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五色圖盡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只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去學者乃云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由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耶九峰被人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云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云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乃卜度云刹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此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肯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病眼人求醫治之醫者乃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

床而起云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矣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爲之一笑已而有偈曰阿家甞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着鼻道吾答語得腰視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順嘆服以爲名下無虛士有同叅在石門分座接納師作偈寄之曰萬煨爐中鉄蒺藜直須高價勿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于廬山圓通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圓寂十月師徇四衆之請遂開法于石門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鉄

烏龜僧云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信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啻啍漢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梢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角云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販私鹽賊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眉分八字眼似流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棒一條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呵呵大笑僧禮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右边僧

撰述

續傳燈錄卷十五

三

四

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曰三十年來未曾逢馮仰子孫今日却遇著箇踏土墜漢還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問師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洎商那和修邈多大士諸祖相繼至于達

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伶俚流浪生死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爲掩耳而歸笑破它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東折數株松又一日陞堂僧問黃龍一曲師親唱佛手驢脚略借觀師曰老僧

打退鼓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又問臨濟栽松卽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着鉏頭僧云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鋤頭僧禮拜師擊禪床一下乃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仔細看卓拄杖而起又曰寶峰高峻人罕到岩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又上堂良久顧視大衆曰石門巖嶮鉄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鉄牛衝得破毘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下座師住未朞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卽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鐘衆集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門弟子奉師遺誠茶毗以靈骨入塔別收舍利供養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

肯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旣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作麼生叅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叅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花祇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

以拂子擊禪床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覷上觀觀箇甚麼下覷覷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貌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桎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戲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叅後謁黃龍於黃蘗龍

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
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
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
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
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
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
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鸞鸞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
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
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
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辨上座

者汝著精彩師曰它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
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
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慵慵鬆鬆兩人
共一枕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
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
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
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
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
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
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

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入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卽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卽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與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挺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

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入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

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二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疴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叅卽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

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卽展拜昌使謁翠岩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本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云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鞢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

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雖然先德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卽當胸毆一

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瑞州黃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敎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曰本講講令叅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遊選黃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

念讚床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往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峰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蘗卽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輟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它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

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折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扶滿地從教荆棘生洪州百丈元肅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誰家嫡嗣師曰面南觀北斗僧云黃龍密印親傳得百丈今朝一派流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僧云人天有賴師曰七穿八穴問祖意西來願垂開示師曰泥牛吞巨浪僧云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踐紅塵僧云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土上加泥乃曰文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脚跟下走過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聞風水響曰聽嶺猿啼又謂

衆曰春去秋來始復終花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
探玄者了得無常性自通復曰亘古邁今包天括地
豈去來之所易何新舊之能遷嶺梅發泄岸柳含煙
榮衰互換前後交叅諸禪者會麼法爾非爾不然而
然又曰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動靜無二物
我如如出家人到這裏阿誰無分雖然如是苦瓠連
根苦甜瓜徹蒂甜

潭州大瀉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瀉山水
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
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則甚麼則頭角已分明

三
十